

中文摘要

春秋时期，周王室势力衰微，分封诸国的力量此消彼长，西周礼乐制度也随之开始松动。在这个新旧价值观激烈碰撞的特定的历史阶段，士大夫群体作为接受了良好教育的高级知识分子，其中相当一些人显现出杰出的政治才能与道德素养。他们是国家政治生活的主角，组织并参与着祭礼、宴享等各项活动，呈现出礼乐文明熏陶出来的彬彬君子形象。

本论文以春秋时期士大夫的文艺活动为研究对象，试图对春秋时期士大夫群体的文艺活动作出一个尽可能完整的勾勒。全文分四个部分。首先简要论述春秋时期的总体文化风貌。其次简要论述春秋时期士大夫群体的文化内涵。文章的重点放在对士大夫具体的文艺活动的分析与阐述上。春秋时期士大夫群体中的优秀代表在文艺活动中所体现出的才智，连同其道德精神、人文风貌，长久地垂范于后世。

关键词：春秋时期 士大夫 文艺活动

作者： 王晓丹

指导教师：王锺陵 教授

The study of the scholar-bureaucrats' artistic activities in Spring and Autumn Period

Abstract

In Spring and Autumn Period, Zhou Dynasty's influence has waned, the power of the countries conferred was transformed frequently and the Ritual music system of East-Zhou Dynasty started to be losing. During this particular phase when the old and new values collided violently, as the top intellectuals whom were highly educated, scholar-bureaucrat group show remarkable political abilities and moral attainments. They're the leading roles in the country's political life, to engage in or organize memorials and banquets, all of which shows an image of gentleman uplifting influenced by the Ritual music system.

With the the scholar-bureaucrats' artistic activities in Spring and Autumn Period as the research object, this thesis manages to draw a outline of the scholar-bureaucrats' artistic activities as complete as possible. The thesis contains four parts. The first chapter gives a brief view of the whole culture elegant of Spring and Autumn Period. Then the thesis briefly introduces cultural connotations of scholar-bureaucrat group. The focal point of the thesis is the analyse and elaboration on the concrete artistic activities of scholar-bureaucrats. With the moral spirit and humanity elegant, the wisdom showed in the artistic activities affect the later generation forever.

Key words: Spring and Autumn Period scholar-bureaucrat group artistic activities

Written by: Wang Xiao-dan

Supervised by: Prof. Wang Zhong-ling

苏州大学学位论文独创性声明及使用授权声明

学位论文独创性声明

本人郑重声明：所提交的学位论文是本人在导师的指导下，独立进行研究工作所取得的成果。除文中已经注明引用的内容外，本论文不含其他个人或集体已经发表或撰写过的研究成果，也不含为获得苏州大学或其它教育机构的学位证书而使用过的材料。对本文的研究作出重要贡献的个人和集体，均已在文中以明确方式标明。本人承担本声明的法律责任。

研究生签名： 王曉丹 日期： 2007.5.19

学位论文使用授权声明

苏州大学、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国家图书馆、清华大学论文合作部、中国社科院文献信息情报中心有权保留本人所送交学位论文的复印件和电子文档，可以采用影印、缩印或其他复制手段保存论文。本人电子文档的内容和纸质论文的内容相一致。除在保密期内的保密论文外，允许论文被查阅和借阅，可以公布（包括刊登）论文的全部或部分内容。论文的公布（包括刊登）授权苏州大学学位办办理。

研究生签名： 王曉丹 日期： 2007.5.19

导师签名： 王錦霞 日期： 2007.5.19

引 言

春秋时期是一个新旧文化碰撞、伦理道德思想大力发展并走向成熟的时期。一方面社会激烈动荡，随着分封诸国的强大，诸侯轮番称霸，周王室的势力急剧下降，西周礼乐体系遭到前所未有的破坏；另一方面，春秋时期的外交聘问、仪节言行仍然显现出重德、尚礼的古典式温文尔雅的风貌。这是这个时代最鲜明的特色。顾炎武早在《日知录》中指出：“如春秋时，犹尊礼重信，而七国则绝不言礼与信矣；春秋时犹宗周王，而七国则绝不言王矣；春秋时，犹严祭祀、重聘享，而七国则无其事矣；春秋时犹论宗姓氏族，而七国则无一言及之矣；春秋时犹宴会赋诗，而七国则不闻矣；春秋时犹有赴告策书，而七国则无有矣。邦无定交，士无定主，此皆变于一百三十三年之间，史之阙文，而后人可以意推者也，不待始皇之并天下，而文、武之道尽矣。”¹当然，稍稍审视，我们就能发现体现上述风貌的主体是春秋时期涌现出的一批杰出人才，他们主要集中在接受了良好教育的贵族士大夫阶层中。

春秋时期是一个风云激荡又富于独特人文魅力的时代，因此，着眼于春秋时期的文化风貌作整体阐述的研究较多。将春秋时期的士大夫视为一个群体从其文艺活动的角度的单独研究则较少。本文试图对春秋时期的士大夫群像有一个整体性的勾勒，并对他们的所进行的文艺活动进行初步的分析。由于才力浅薄，难免有肤浅、缺漏、偏颇乃至错误之处，恳请各位学者不吝赐教。

¹ 《周末风俗》，[清]黄汝成《日知录集释》卷十三，上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1005—1006页。

第一章 春秋时期总体文化风貌

第一节 四个文化圈略述

春秋时期是一个霸权迭兴的政治时期。《吕氏春秋·离俗览·用民篇》曰：“当禹之时，天下万国，至于汤而三千余国，今无存者矣。”¹《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曰：“齐、晋、秦、楚，其在成周甚微，封或百里，或五十里。”²正是通过不断的征战扩张，掠夺吞并，一些国家疆域才得以拓展壮大，并逐渐地在势力壮大的几个主要诸侯国周围形成了具有相近文化特征的区域，亦即文化圈。李学勤先生在其著作《东周与秦代文明》一书的“导论”³中，曾将东周列国划分为七个文化圈。这里，我们选取春秋时期几个特征较为鲜明的文化圈略作阐述。

周文化圈：

周民族是农业民族。其祖后稷为姜嫄履巨人迹所生，传说他幼时游戏即“好种树麻、菽，麻、菽美。及为成人，遂好耕农，相地之宜，宜谷者稼穡焉，民皆法则之。”⁴周人原居于渭水流域，突起于西方，一举灭殷。“丰岐之地”作为西周原来的王畿，也是封建制因素出现得最早的地区。

春秋时期，周文化圈范围之内的国家除了东迁后势力黯弱的周王朝之外，还包括周围的郑、卫、曹、陈、许、申等小国。这些小国家多保有夏、商、周三代的文化遗产，具有深厚的历史根基。如宋国是商纣王庶兄微子启的封国，保有商代的乐舞和宗器。它们是正统文化的代表。

周公名旦，为文王之子、武王之弟。他不仅为周王朝的建立立下汗马功劳，还在武王死后辅佐年幼的成王，呕心沥血，东征蛮夷、平定管叔蔡叔的叛乱，开拓了周室的疆域、稳固了周王朝的根基。他还“制礼作乐”⁵，建立起一套规模宏大、意义深

¹ 《离俗览·用民篇》，《吕氏春秋》卷三，光绪元年（1875）浙江书局据毕氏灵岩山馆本校刻。

² 《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第2册，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509页。

³ 李学勤著《东周与秦代文明》，文物出版社1984年版，第11—12页。

⁴ 《史记·周本纪》，卷四，第1册，第112页。

⁵ 《明堂位》，《礼记正义》卷三十一，《十三经注疏》下册，中华书局影印阮元校刻本，1980年版，第1488页。

远的典章制度，是一位贤明的政治家。孔子以“不复梦见周公”¹作为自己衰老的标志，将他看作是学习的楷模。《论语·为政》：“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²周礼在孔子的心中，有着长久的价值。“克己复礼为仁”³，周礼是孔子认为最完备的统治工具。虽然周文化圈内的国家的政治地位在春秋时期已然衰弱，但从文化传统、历史传承来说，周文化始终是中华文明的正统代表。

齐鲁文化圈：

齐鲁都是周王朝初建分封之初的产物。齐国为周之功臣吕尚的封地，鲁国则是周公旦的封地。《史记·鲁周公世家》：“封周公旦于少昊之虚曲阜，是为周公。周公不就封，留佐成王”⁴，“而使其子伯禽代就封于鲁”⁵。鲁国国都曲阜在当时就是经济文化发达地区。该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起步可追溯到史前时期，举世闻名的“大汶口文化”、“黑陶文化”都发源于此。

鲁国保留了周王室虞夏商周四代乐舞。《礼记·明堂位》云：“凡四代之服、器、官，鲁兼用之。是故，鲁，王礼也，天下传之久矣。”⁶“鲁公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礼乐”。⁷襄公二十九年吴季札至鲁聘问，就请求观赏鲁国所保存的珍贵的虞、夏、商、周四代的乐舞。

鲁与齐两国原本就是实力相当的邻国，“世世互为婚姻”，而春秋初期以后，齐国实力明显超过鲁国。齐桓公致力于内政改革，使得齐国的经济水平和军事力量迅速的发展了起来。庄公二十三年，鲁庄公“如齐观社”⁸，还为了讨好娶自齐国的女子而下令“丹桓宫楹”、“刻其桷”⁹。而依照礼法，诸侯之屋柱只可用微青黑色，诸侯宫室之桷也不可细磨。从鲁庄公的这些违礼之举中，我们也可以见出齐鲁双方实力已渐分高下。

¹ 《述而》，《论语注疏》卷七，《十三经注疏》下册，第2481页。

² 《为政》，《论语注疏》卷二，同上书第2463页。

³ 《颜渊》，《论语注疏》卷十二，同上书第2502页。

⁴ 《史记·鲁周公世家》，卷三十三，第5册，第1515页。

⁵ 同上书第1518页。

⁶ 《明堂位》，《礼记正义》卷三十一，《十三经注疏》下册，第1492页。

⁷ 《明堂位》，同上书第1488页。

⁸ 《庄公二十三年》，《春秋左传正义》卷十，《十三经注疏》下册，第1778页。

⁹ 《庄公二十三年》，《春秋左传正义》卷十，同上书第1778、1779页。

古人很早就认识到齐鲁两国间的同与异，所以我们才能看到以下的记载：

《史记·鲁周公世家》：“鲁公伯禽之初受封之鲁，三年而后报政周公。周公曰：‘何迟也？’伯禽曰：‘变其俗，革其礼，丧三年然后除之，故迟。’太公亦封于齐，五月而后报政周公。周公曰：‘何疾也？’曰：‘吾简其君臣礼，从其俗为也。’及后闻周公报政迟，乃叹曰：‘呜呼，鲁后世其北面事齐矣！夫政之不简不易，民不有近；平易近民，民必归之。’”¹

《淮南子·齐俗训》云：“昔太公望、周公旦受封而相见，太公问周公曰：‘何以治鲁？’周公曰：‘尊尊亲亲。’太公曰：‘鲁从此弱矣！’周公问太公曰：‘何以治齐？’太公曰：‘举贤而上功。’周公曰：‘后世必有劫杀之君！’”²

齐桓公任用管仲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严格法令的执行，建立推荐贤才的机制，广泛听取国人的意见。齐国的稷下之学，亦开创于齐桓公时期。相对鲁国来说，齐国是一个更乐于接受新事物、不死守礼法、懂得变通，政治气象较为开明的国家。鲁国重宗法伦理而不重事功，此齐鲁之别也。在弱肉强食的年代，齐强鲁弱是必然的。孔子说：“齐一变，至于鲁；鲁一变，至于道”³。孔子此语，也有助于我们理解齐鲁文化的异同。

秦文化圈：

秦之先祖游牧于东海之滨，是隶属于殷商统治之下的氏族部落。周人灭殷后，成为周人的氏族奴隶。周武王死，幼子成王继位时，商纣子武庚乘机纠集不少东方氏族发动了一次大规模的叛乱。居留东方的秦人祖先嬴姓氏族也参与了这次叛乱。辅佐成王的周公旦亲率大军东征，平定了叛乱。嬴姓氏族因此被迫迁往各地。于是，逃往西方的部分嬴姓氏族就和原本居住在西周边陲的另一部分秦人祖先汇合在一起，成为秦人的直接先祖。据说，秦人祖先造父“以善御幸周穆王”，“为穆王御”。到周孝王时，他们仍然过着游牧的生活，保持着游牧民族的生活习性。因善于养马，“好马及畜，

¹ 《史记·鲁周公世家》，卷三十三，第5册，第1524页。

² 《齐俗训》，刘文典《淮南鸿烈集解》卷十一，上册，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246页。

³ 《雍也》，《论语注疏》卷六，《十三经注疏》下册，第2479页。

善养息之”¹，当时的首领非子就被周孝王召到“汧渭之会”（今陕西扶风和眉县一带），负责为王室养马。周孝王封秦为“附庸”，并准许其建造城邑，名之“秦”，“使复续嬴氏祀”²，世代定居于此。从此，秦才由游牧生活向定居的农牧生活转化，并和其他戎、狄区分开来。随着周王室的衰落，秦日益成为周人眼中不可忽视的一支力量。

公元前 770 年，由于戎狄猖獗，周平王仓皇迁都雒邑（今河南洛阳附近）。秦襄公因率秦兵参与护送，被封为“诸侯”，赐之以“岐以西之地”³，秦国到这时才得以正式建立。此后的春秋时期（公元前 770 年—公元前 476 年）是秦国奴隶制建立和发展的时期。秦穆公是秦国发展上升阶段最重要的一位君主，秦国在他的统治阶段国力达到最高峰。扩张性是秦民族的重要特性之一。“开地千里，遂霸西戎”⁴，秦穆公时期对陇西戎族的兼并，统一了黄河以西的广大地区，壮大了秦国的声威，也为战国末年秦统一中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伯乐、九方皋都是传说中善相马的秦地人。秦人善养马，因此他们的骑兵尤其精锐。秦地民风淳朴豪爽，重然诺、轻生死。因此，秦军拥有勇往无前的极强的战斗力。

襄公时期才开始建国的秦，从奴隶制的落后小国一跃而成奴隶制强国并历几百年最终而统一华夏，建立了中国最早的统一封建王国。秦国在不断的向外扩张的过程中逐渐壮大。他们身上带着有着未腐化的“野蛮人”才有的一往无前的勇敢、无畏与刚强，淳朴而善战。与此同时，秦人接受中原先进文明的脚步也从未停留过。《诗经》中有《秦风》十篇。赋诗燕飨，外交聘问，秦国的贵族们都能从容应对。有一个秦与晋比较的例子，从中可见，秦更重视德行和民心的向背。僖公十三年晋国发生灾荒，派使者向秦国求援。秦国大夫公孙枝和百里奚都同意向晋国输粮援助，并分析道：“重施而报，君将何求？重施而不报，其民必携，携而讨焉，无众必败。”⁵秦穆公也赞同说：“其君是恶，其民何罪？”⁶秦穆公不计晋惠公背信食言不予秦国五城的恶行，仍派人送粟米至晋，据说从秦都雍（今陕西省凤翔县南）至晋都绛（今山西省翼城县东南）的粮车络绎不绝。能够放弃眼前的小利而懂得“民心”的重要、能够用长远的眼光去

¹ 《史记·秦本纪》，卷五，第 1 册，第 177 页。

² 同上。

³ 《史记·秦本纪》，同上书第 179 页。

⁴ 《史记·秦本纪》，同上书第 194 页。

⁵ 《僖公十三年》，《春秋左传正义》卷十三，《十三经注疏》下册，第 1803 页。

⁶ 同上。

考虑问题，对于一个边鄙后起的奴隶制小国的君主来说实属难能可贵。相反，次年秦国灾荒时，晋惠公，即曾受秦资助并藉由秦穆公之力才得以回国继位的公子夷吾，就听从了虢射的建议拒绝援助秦国。当时晋国的大夫庆郑就痛心疾首地指出：“背施，无亲；幸灾，不仁；贪爱，不祥；怒邻，不义。四德皆失，何以守国？”¹果然，襄公十五年，秦晋韩原之战，人少的秦军就战胜了人多却民心涣散的晋国军队，短见的晋惠公也成了俘虏被带往秦都，颜面扫尽。

然而，秦宣仁讲义，并不意味着对中原文化的全盘接收。秦穆公时，西戎使节由余至秦，秦穆公问由余道：“中国以诗书礼乐法度为政，然尚时乱，今戎夷无此，何以为治”？由余的回答语出惊人。他认为“以诗书礼乐法度为政”正是“中国所以乱”²的原因；而戎夷之治，“上含淳德以遇其下，下怀忠信以事其上”，以至“一国之政犹一身之治，不知所以治”，才是真正的“圣人之治”³。西戎使节由余的应对之辞，有助于我们理解秦处于“戎夷”与“中国”之间的特殊角色。秦穆公言称“中国”，是有意的将秦与中国区分开来；不过发展开拓至今，秦显然也不愿再以“戎夷”自居。

又如，秦国在君位继承上，并不遵循中原各国实行的嫡长子继承制度，而是“择勇猛者而立之”⁴。所以，《公羊传》的作者怒斥秦国说：“秦，夷也。”⁵在人才的任用上，秦国也能打破宗族的局限，广泛吸收任用人才。外国的、甚至敌国的贤明之士也都能得到重用。百里奚本是晋献公之女、秦穆公夫人陪嫁的奴隶，后又逃亡至楚，秦穆公“闻百里奚贤，欲重赎之，恐楚人不与，乃……以五羖羊皮赎之”，当时百里奚已年过七十，“语三日，穆公大悦，授之国政，号曰五羖大夫”⁶。穆公还接受百里奚的推荐，“使人厚币迎蹇叔，以为上大夫”⁷。连西戎之使由余，也能“以客礼礼之”⁸。如此开明的政治气象，在讲究“亲亲贤贤”的中原诸国是难以想象的。

既接受了进步文明，又保有着淳朴风习，秦国因而具备了比中原国家更鲜活的战斗力和旺盛的生命力。

¹ 《僖公十三年》，《春秋左传正义》卷十三，《十三经注疏》下册，第1803页。

² 《史记·秦本纪》，卷五，第1册，第192页。

³ 同上书第193页。

⁴ 《昭公五年》何注，《春秋公羊传》卷二十二，《十三经注疏》下册，第2318页。

⁵ 《昭公五年》，《春秋公羊传》卷二十二，同上书第2318页。

⁶ 《史记·秦本纪》，卷五，第1册，第186页。

⁷ 同上。

⁸ 同上书第193页。

楚文化圈:

《史记·楚世家》：“熊绎当周成王之时，举文、武勤劳之后嗣，而封熊绎于楚蛮，封以子男之田，姓芈氏，居丹阳。”¹熊绎周初受封，但楚国的历史决不仅始于此。据史籍记载，楚人之先祖名鬻熊，曾辅助周文王夺得天下。《史记·楚世家》载楚武王语云：“吾先鬻熊，文王之师也”²。《汉书·艺文志》载有《鬻子》二十二篇，注云：鬻子，“名熊，为周师。自文王以下问焉，周封为楚祖。”³鬻熊即为熊绎，他在后世的典籍记载里被视为贤明的能人，大约是出自楚人对先祖的崇敬和夸饰。《史记·周本纪》云：“伯夷、叔齐在孤竹，闻西伯善养老，盍往归之。太颠、闳夭、散宜生、鬻子、辛甲大夫之徒皆往归之。”⁴

楚是古老的民族，祖先出自中原的颍项高阳氏部落。《史记·楚世家》载：“楚之先祖出自帝颍项高阳。”⁵屈原也骄傲地宣称他是“帝高阳之苗裔”⁶。高阳孙重黎、吴回相继被任命为帝喾高辛氏的火正，命为祝融。祝融，韦昭注云：“祝，始也；融，明也。”⁷较早掌握了火的取得与使用，无疑对原始部落的生活与生产具有重大意义。祝融部落兴起于中原。东方商族崛起后，祝融部落中一支芈姓季连部落，“从新郑一带，顺禹县、叶县这条古代的通路逐步南迁到淮水以南、汉水流域和荆山地区，与当地土著民族相结合，从而形成一个新的民族，即商周文献所称‘荆楚’、‘蛮荆’、‘楚蛮’、‘荆蛮’民族”⁸。经过“筚路蓝缕以启山林”⁹的充满艰辛的开辟，楚民族繁衍生息，形成了光彩绚烂、独具特色的荆楚文化。“蛮荆”、“楚蛮”、“荆蛮”，这些带着鲜明贬义的称谓，正道出楚地文化与中原正统文化间的差异。

楚身上存留着倔强的“蛮夷”性，甚至在细微的生活习性上也不肯让步：如春秋诸国一般都以右为尊，而“楚人上左”¹⁰。春秋之时，周天子称王，分封诸侯只称“侯”、“公”，诸侯各国皆如此。春秋初年楚武王时国力初步达到强盛，楚武王自称“王”，

¹ 《史记·楚世家》，卷四十，第5册，第1691—1692页。

² 《史记·楚世家》，同上书第1695页。

³ 《汉书·艺文志》，卷三十，第6册，第1729页。

⁴ 《史记·周本纪》，卷四，第1册，第116页。

⁵ 《史记》卷四十，第5册，第1689页。

⁶ 《楚辞章句》卷一，光绪（辛卯）十七年（1891）三馀草堂藏版。

⁷ 韦昭注《国语》，同治八年（1869）湖北崇文书局重刊影印本。

⁸ 李玉洁《楚史稿》，河南大学1988年版，第6页。

⁹ 《宣公十二年》，《春秋左传正义》卷二十三，《十三经注疏》下册，第1880页。

¹⁰ 《桓公八年》，《春秋左传正义》卷七，同上书第1754页。

这是对周王室的公然挑衅。桓公二年，“蔡侯、郑伯会于邓，始惧楚也”¹。楚不仅成为小国惧怕的对象，其势力所及，使郑国这样的中原强国也为之侧目。随着楚国大举出兵吞并周边小国，“天方授楚”²成为中原各国亦不得不承认的事实。楚人这种外张性的民族心理，与中原讲礼重德的风习迥乎不同。贤明如楚庄王，却在周王室使节前问鼎中原，显示出与中原诸国谦谦君子不同的霸气。

楚对周王朝的顺从也并不如秦国那么服帖。至周昭王时，楚国已经开始强大，引起周王朝的忧虑。据《竹书纪年》记载，周昭王曾三次伐楚，并死于南征途中。到僖公四年齐人欲侵楚，还以“昭王南征而不复”³为借口。西周末年王室内乱，楚更乘机试图逃离周的管制。

楚国的卓而不群之气在春秋诸国中尤其鲜明：僖公二十二年，宋楚泓之战。“好仁义”的宋襄公“不重伤，不擒二毛”⁴，贻误战机，大败于楚。战后楚成王“入饗于郑”⁵，言行无礼，“诸侯是以知其不遂霸也”⁶。

楚人的不羁个性我们也可以从屈原那里得到印证。屈原在《楚辞》中所表现出的蔑视权贵、桀骜不群的鲜明个性。屈原自己明确地说要“发愤以抒情”⁷。鲁迅先生也说屈原“放言无惮，为前人所不敢言”⁸。《离骚》“怨恨怀王，讽刺椒兰，无情地暴露了统治阶级的罪行，严正地宣判了他们的罪状”⁹，真实诚挚地抒发了自己的情感。他身上所体现出来的不屈抗争的叛逆精神也只有楚地的文化熏育之下才能得以形成。

马克思说：“野蛮的征服者总是被那些他们所征服的民族的较高文明所征服，这是一条永恒的历史规律。”¹⁰春秋后期，随着楚国的强大和与中原诸国的接触日益深入，楚国俨然已泯灭了蛮夷之气，被纳入于中原诸国的文化圈中，成为其中色彩斑斓

¹ 《桓公二年》，《春秋左传正义》卷五，《十三经注疏》下册，第1743页。

² 《桓公六年》，《春秋左传正义》卷六，同上书第1749页。

³ 《僖公四年》，《春秋左传正义》卷十二，同上书第1793页。

⁴ 《僖公二十二年》，《春秋左传正义》卷十五，同上书第1814页。

⁵ 同上。

⁶ 同上。

⁷ 《惜颂》，《楚辞章句》卷四。

⁸ 《摩罗诗力说》，《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69页。

⁹ 闻一多《人民的诗人——屈原》，《闻一多全集》第1册，三联书店1982年版，第260页。

¹⁰ 《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70页。

的一部分。襄公十三年，楚共王卒。子囊与众大夫商议谥号时说：“君命以共，若之何毁之？赫赫楚国，而君临之，抚有蛮夷，奄征南海，以属诸夏”¹，他们不仅不再以“蛮夷”自居，还把自己归入“诸夏”的行列，并将更远地征服百濮、三苗、苍梧、扬越等少数民族作为自身的责任。僖公四年，楚国屈完面对来势汹汹的齐桓公，也不卑不亢地说出了“君若以德绥诸侯，谁敢不服”²的话，和熊渠公然自称“我蛮夷也，不与中国之号谥”³迥乎不类。楚灵王时的左史倚相，熟知《三坟》《五典》《八索》《九丘》，“能道训典，以叙百物，……又能上下说于鬼神，顺道其欲恶，使神无有怨痛于楚国”⁴。在外交宴饮上，曾被视为南蛮舌舐之邦的楚国的君主及上层贵族们，也能够将《诗经》中的诗句运用自如。

楚庄王说：“夫文，止戈为武。武王克商，作《颂》曰：……又作《武》……今我使二国暴骨，暴矣；观兵以威诸侯，兵不戢矣；暴而不戢，安能保大？犹有晋在，焉得定功？所违民欲犹多，民何安焉？无德而强争诸侯，何以和众？利人之几，而安人之乱，以为己荣，何以丰财？武有七德，我无一焉，何以视子孙？……武非吾功也。”⁵显然，随着楚与中原各国的交往日益增多，正统的礼义思想无可避免地浸入荆楚。

楚国讲求宗法，要比同样是新兴国家的秦国严格得多。官制上，“其君之举也，内姓选于亲，外姓选于旧。”⁶襄公二十六年，楚声子“通使于晋，还如楚。令尹子木与之语”⁷，言及“虽楚有材，晋实用之”⁸的状况时，子木反问道：“夫独无族、姻乎？”⁹在子木看来，宗室贵族才应是国家政治最主要的参与者。声子在评论晋楚两国大夫时说：“晋卿不如楚，其大夫则贤，皆卿才也。如杞、梓、皮、革，自楚往也。虽楚有才，晋实用之。……今楚多淫刑，其大夫逃死于四方，而为之谋主，以害楚国，不可救疗，所谓不能也。”¹⁰楚才晋用，帮助他国之人“以害楚国”，道出了楚人国家观念的淡薄，以及楚国对人才的漠视。

¹ 《襄公十三年》，《春秋左传正义》卷三十二，《十三经注疏》下册，第1955页。

² 《僖公四年》，《春秋左传正义》卷十二，同上书第1793页。

³ 《史记·楚世家》，卷四十，第5册，第1692页。

⁴ 《国语·楚语下》，卷十八，下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580页。

⁵ 《宣公十二年》，《春秋左传正义》卷二十三，《十三经注疏》下册，第1882—1883页。

⁶ 同上书第1879页。

⁷ 《襄公二十六年》，《春秋左传正义》卷三十七，《十三经注疏》下册，第1991页。

⁸ 同上。

⁹ 同上。

¹⁰ 同上。

以上所述是春秋时期四个最主要的文化圈。其中，齐鲁、秦、楚文化圈围绕在周文化的周围，显现出各自不同的特色。

第二节 西周礼乐体系的破坏与重德重礼观念的延伸

中国是举世闻名的礼仪之邦。孔子说：“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¹在诸侯轮番上场称霸、弱肉强食的春秋时期，周王朝的势力与威望被严重削弱，西周以来奴隶主贵族统治阶级所制定的宗法礼仪也遭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²的盛况早已一去不复返，周王室仅承担着天下共主的虚名。周礼规定，“明王之制”为“三年而一朝”、“六年而一会”、“十二年而一盟”³，而终春秋之世，朝王者极少。鲁国是当时公认的保存和遵守周礼最为完备的国家，春秋三百年间也才朝王三次。大国如此，小国亦然。僭越礼仪制度的规定，“未合乎礼”的举动时有发生。强大的诸侯国不再将周天子放在眼里，不仅不再听从其调度，甚至公然与之争夺土地财物。

破坏是自上而下的。成公二年，晋侯使大夫鞏朔献齐国的战俘于周王室。周定王表面上不予接见，让单襄公责问晋国不念兄弟甥舅之国的情谊往伐齐国，并责备其更不应献捷，称其“奸先王之礼”⁴；但暗地里却“礼之如侯伯克敌使大夫告庆之礼”，无享礼而与之宴，“私贿之”，使相礼者告之曰：“非礼也，勿籍！”⁵即勿书之于史籍。鲁庄公十八年，虢公与晋侯一同朝见周惠王，“王飨醴，命之宥，皆赐玉五穀，马三匹”⁶，《左传》作者评论道：“非礼也。”因为公侯封爵不同，“名位不同，礼亦异数”⁷，不惜破坏礼制去讨好势力正盛的晋国，这在周王室来说实在也是无奈之举。

晋楚鄢陵之战，晋国将领郤至多次遇见楚共王：“见楚子，必下，免胄而趋风。楚子使工尹襄问之以弓，曰：‘方事之殷也，有鞞韦之附注，君子也。识见不穀而趋，无乃伤乎？’郤至见客，免胄承命，曰：‘君之外臣至从寡君之戎事以君之灵，见蒙

¹ 《季氏》，《论语注疏》卷十六，《十三经注疏》下册，第2521页。

² 《小雅·北山》，《毛诗正义》卷十三，《十三经注疏》上册，第463页。

³ 《昭公十三年》杜注，《春秋左传正义》卷四十六，《十三经注疏》下册，第2071页。

⁴ 《成公三年》，《春秋左传正义》卷三十五，《十三经注疏》下册，第1898页。

⁵ 同上书。

⁶ 《庄公十八年》，《春秋左传正义》卷九，同上书第1772—1773页。

⁷ 同上书第1773页。

甲冑，不敢释命。敢告不宁，君命之辱。为事之故，敢肃使者。’三肃使者而退。”¹而同样是这个被称为懂礼尊礼的“君子”郤至，在五年之前却为了郟地的田产敢于与周天子争讼，以至于周简王只好派大夫刘康公和单襄公专程到晋国和晋厉公理论。最后“晋侯使郤至勿敢争”²，事情才算平息。郤至在楚王面前一副知礼君子的恭敬模样，却不把周天子放在眼里，这说明，其时礼制仍存有其外在形式，而具体的运用则要依据现实的情形了。

然而，我们也不得不承认，在“礼乐征伐”不再出于周天子的春秋时期，一个更具文化价值、文化意义的现象就是，重礼重德，依然是当时社会普遍认同的道德准则。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春秋三百年间，西周的礼乐体系虽被不断地破坏，却仍在延续。秉礼守信是贵族阶层普遍认同的道德规范，春秋时期因而也涌现出了一批优秀的礼学家，如郑子产、鲁臧文仲、晋叔向等。

据统计，全面反映春秋时期政治文化风貌的《左传》中共出现“礼”字达 526 次。翻开厚厚的《春秋左传》，“礼也”、“非礼也”之类的语句俯拾可见。“礼也”，是对守礼者的衷心褒奖；“非礼也”，则是对违礼现象的批判和对礼制道德的严正重申。

“礼，经国家，定社稷，序人民，利后嗣者也。”³（《隐公十一年》）

“礼，国之干也。”⁴（《僖公十一年》）

“德、刑、详（同祥）、义、礼、信，战之器也。”⁵（《成公十六年》）

“礼，上下之纪、天地之经纬也，民之所以生也。”⁶（《昭公二十五年》）

“礼之可以为国也久矣，与天地并。君令、臣共，父慈、子孝，兄爱、弟敬，夫和、妻柔，姑慈、妇听，礼也。”⁷（《昭公二十六年》）

“礼以纪政，国之常也。”⁸（《国语·晋语四》）

守礼与否直接关系到个人乃至国家的兴亡成败。德与礼一样被认为是能够成就大

¹ 《成公十六年》，《春秋左传正义》卷二十八，《十三经注疏》下册，第 1918 页。

² 《成公十一年》，《春秋左传正义》卷二十七，《十三经注疏》下册，第 1710 页。

³ 《隐公十一年》，《春秋左传正义》卷四，同上书第 1736 页。

⁴ 《僖公十一年》，《春秋左传正义》卷十三，同上书第 1802 页。

⁵ 《成公十六年》申叔时言，《春秋左传正义》卷二十八，《十三经注疏》下册，第 1917 页。

⁶ 《昭公二十五年》，《春秋左传正义》同上书第 2108 页。

⁷ 《昭公二十六年》晏子语，《春秋左传正义》卷五十二，同上书第 2115 页。

⁸ 《国语·晋语四》，卷十，下册，第 347 页。

事业的必要条件：

“大上以德抚民，其次亲亲，以相及也。”¹

“有德不可敌。”²

“在德不在鼎。……周德虽衰，天命未改。”³

在《左传》中，这一思想得到了鲜明的反映。公元前686年，齐鲁出师共围郕，郕独降于齐师。鲁庄公之弟仲庆不服，鲁庄公却说：“我实不德，齐师何罪？罪我之由。《夏书》曰：‘皋陶迈种德，德，乃降。’姑务修德，以待乎时！”⁴“君子是以善鲁庄公。”⁵叔向说：“礼，政之舆也；政，身之守也。怠礼，失政；失政，不立，是以乱也。”⁶昭子说：“君子贵其身，而后能及人，是以有礼……无礼，必亡。”⁷闵公元年，齐桓公想趁鲁国政局不稳侵鲁，派仲孙湫至鲁国打探情况。仲孙湫一回国，齐桓公就迫不及待地问：“鲁可取乎？”仲孙湫回答说：“不可。犹秉周礼。周礼，所以本也。臣闻之：‘国将亡，本必先颠，而后枝叶从之。’鲁不弃周礼，未可动也。君其务鲁难而亲之。亲有礼，因重固，间携贰，覆昏乱，霸王之器也。”⁸就因为鲁国尚秉持周礼，才让齐桓公打消了侵鲁的念头。以德、礼服众的意识是春秋时人的共识。聪明如齐桓、晋文，无一不是打着“尊王攘夷”的旗号一手簇拥着黯弱的周王室登上霸主的宝座的。纵观那些不能以礼服人的纵横跋扈的国家，纵使强盛非常，最终也只好炫目一时。

“能敬必有德”，“德以治民”⁹的观念深入人心，“夫礼，所以整民也。”¹⁰礼制与德行是治理国家的凭藉，是一种自上而下的社会规范，它能使得国家井然有序，维持等级制度岿然不动。

其时也并不是没有违礼的事情发生，但这些事通常会遭到人们的诟病和指责。某

¹ 《僖公二十四年》，《春秋左传正义》卷十五，《十三经注疏》下册，第1819页。

² 《僖公二十八年》，《春秋左传正义》卷十六，同上书第1824页。

³ 《宣公三年》，《春秋左传正义》卷二十一，同上书第1868页。

⁴ 《庄公八年》，《春秋左传正义》卷八，同上书第1765页。

⁵ 《庄公八年》，《春秋左传正义》卷八，同上书第1765页。

⁶ 《襄公二十一年》，《春秋左传正义》卷三十四，同上书第1972页。

⁷ 《昭公二十五年》，《春秋左传正义》卷五十一，同上书第2106页。

⁸ 《闵公元年》，《春秋左传正义》卷十一，同上书第1786页。

⁹ 《僖公三十三年》，《春秋左传正义》卷十七，同上书第1833页。

¹⁰ 《庄公二十三年》，《春秋左传正义》卷十，同上书第1788页。

个国家或者某个人不守礼、不遵守道德准则，就会被骂为“不免”、“必亡”：

成公十四年，苦成叔傲。宁子曰：“苦成叔家其亡乎！……今夫子傲，取祸之道也。”¹

襄公七年，卫孙文子来聘，与襄公并肩而行，穆叔曰：“孙子必亡。”²

昭公十一年，单子会韩宣子于戚，“视下，言徐。”叔向曰：“单子其将死乎！”³

文公十五年，季文子曰：“齐侯其不免乎。己则无礼，而讨于有礼者……”

4

礼的权威性不容置疑。《昭公七年》云：“天有十日，人有十等。下所以事上，上所以共神也。故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阜，阜臣舆，舆臣隶，隶臣僚，僚臣仆，仆臣台。马有圉，牛有牧，以待百事。”⁵《哀公七年》，新兴而强大的吴国要求鲁国向其贡献“百牢”，鲁国断然拒绝，说：“周之王也，制礼，上物不过十二，以为天之的大数也。今弃周礼，而曰必百牢，亦唯执事。”⁶杜注：“天有十二次，故制礼象之。”“先王之制”⁷，动不动就被抬出来。所以整个春秋时期所呈现的士大夫风貌是雍容、典雅、文质彬彬的。

大国与小国之间虽然有从属臣服的关系，有利益上的纳贡求取关系，但在礼节上小国则仍保有其尊严，大国亦少有礼节上之欺凌。例如当时都自觉遵守不伐丧之礼，即对方国家若有最高统治者死亡则不应再对该国发动战事。襄公四年，陈成公卒，楚人便停止了伐陈的计划。陈人不听楚命，臧仲武称其“必亡”，理由是：“大国行礼焉，而不服；在大犹有咎，而况小乎？”⁸

《左传》中多见的一国吸纳他国逃亡贵族与诸侯的情况。“社稷无常奉，君臣无常位，自古以然”⁹，风水轮流，慈眉善目的施舍者到明天就可能是需要别人接济的

¹ 《成公十四年》，《春秋左传正义》卷二十七，《十三经注疏》下册，第1913页。

² 《襄公七年》，《春秋左传正义》卷三十，同上书第1938页。

³ 《昭公十一年》，《春秋左传正义》卷四十五，同上书第2060页。

⁴ 《文公十五年》，《春秋左传正义》卷十九下，同上书第1856页。

⁵ 《昭公七年》，《春秋左传正义》卷四十四，同上书第2048页。

⁶ 《哀公七年》，《春秋左传正义》卷五十八，同上书第2162页。

⁷ 《哀公七年》，《春秋左传正义》卷五十八，同上书第2162页。

⁸ 《襄公四年》，《春秋左传正义》卷二十九，同上书第1931页。

⁹ 《昭公三十二年》，《春秋左传正义》卷五十三，同上书第2128页。

逃亡者。并且，国家内部各种势力的消长变化不定，容纳他国贵族，伺机扶持其上台以掌控该国，也是各国心中不消明说的如意算盘。小国与大国之间的关系，在本质上说，是弱肉强食的。小国讨好迎合大国，大国或庇护或侵虐小国，皆由其自身利益决定。

鲁国是诸侯国中的“班长”¹，诸侯齐聚，也总是请鲁国代表来安排馈赠的先后次序。桓公六年，鲁因为“以周班后郑”²，即依照周王室封爵的次序把当时强大的郑国排在位次的后面，因而触怒郑国。郑国便以此为借口纠集齐、卫之军与鲁大战于郎地。然而大军压阵，鲁国人还能够理直气壮地说：“我有辞也”³。毕竟按德按理鲁国都没有过错，郑国明知理亏还要一意孤行。守礼与否，这两种不同的态度，全凭诸国一时的需要。终春秋之世，鲁国并未成为周王室和正统礼乐制度忠实至诚的守护者，郑国也不见得总是那么个不听话的孩子。风云变幻的国际关系、严酷的生存环境，使得春秋诸国很可能每一天都要面临朝不保夕的危机。适者生存，他们不得不稍稍低下高扬的眼帘去正视脚下或泥泞或坦荡的路。按部就班的、无法在短期内收获的礼义德行自然成了华而不实的东西。虽然礼的外在形式被弱化，但其内在涵义仍被传承着。越是乱世，忠、信、义、礼的道德准则便愈珍贵。

由于战争频仍，国与国之间的关系极可能顷刻间由握手言欢成兵刃相见，势力的消长变动给礼义带来前所未有的考验。襄公二十一年，晋国内乱，范宣子诛杀栾氏同党十人，栾氏门下的勇士州绰逃奔齐国。当齐庄公在宴席上，向州绰称赞殖绰、郭最为“寡人之雄”时，州绰坦然拿出三年前齐晋平阴之战时“为晋君”⁴击败殖绰、俘虏郭最的战绩，自表于齐庄公之前。这反映了国家的观念、忠君死国的气节至少在这些武士们身上是十分淡薄的。州绰为晋伐齐才罢，又成了齐国的座上宾，还侈谈昔时对齐之战绩，齐庄公亦不为耻。成公二年著名的鞌之战中，齐晋二国交锋，齐顷公亲自参战，骄傲轻敌的齐顷公最后亏得逢丑父冒死顶替其位，才免于—难。当时见战败国君主也有一套通行之礼。所以晋国的韩厥追上齐顷公的战车后，“再拜稽首，奉觴加璧以进”⁵。至次年，齐晋和好，齐顷公亲自到晋国表示臣服，在晋平公招待齐侯

¹ 《国语·鲁语上》，卷四，上册，第164页。

² 《桓公十年》，《春秋左传正义》卷七，《十三经注疏》下册，第1755页。

³ 同上。

⁴ 《襄公二十一年》，《春秋左传正义》卷三十四，《十三经注疏》下册，第1972页。

⁵ 《成公二年》，《春秋左传正义》卷二十五，同上书第1894页。

的宴会上，“齐侯视韩厥”，韩厥就顺势问道：“君知韩厥乎？”齐顷公答道：“服改矣。”¹一面是沙场血战，戎服相见，血影刀光，转眼间又都成了彬彬君子，宴饮成欢。这看似匪夷所思，却实为当时政治文化之现状。仗是要打的，信义规范却还在心中根深蒂固、不断生长。动荡的政治冲击着凝重沉厚的礼乐文明。旧体制的破坏，是生产力发展、社会进步的客观要求；重德守礼观念的延伸，则预示了中华民族此后绵延了2500年的道德准则之凝定。

¹ 《成公三年》，《春秋左传正义》卷二十六，《十三经注疏》下册，第1901页。

第二章 士大夫群体的文化内涵

第一节 “礼”与“仪”的呈现者

——礼乐文明熏陶下的彬彬君子形象

一、士大夫的定义：

士大夫包含士与大夫两个阶层。

襄公十七年，晏婴之父晏弱卒，晏婴穿着不缝边的粗布衣裳，头上腰间戴上粗麻织物，竹杖草鞋，简居服丧甚谨。三年居丧之礼大约在当时已不强求，所以晏婴的家宰就劝他说：“非大夫之礼也。”晏婴答曰：“唯卿为大夫。”¹杨注曰：“大夫之义，本有广狭，广义包括卿，狭义不包括。”²西周时期的政权分为周王室、诸侯、大夫三级。诸侯以下的大夫由诸侯分封。春秋时期，有诸侯、大夫和士三等封爵，卿一般处于君侯之下大夫之上，执政的卿其爵位就是大夫，一般由宗室近族世袭担任。大夫的封地为邑，由大夫自行任命家宰管理。士有禄田，战时领兵作战，平时则辅助卿大夫处理日常事务，他们是真正军政合一的复合型人才。

卿、大夫的势力在春秋中后期逐渐强大。童书业《春秋左传研究》“宗法、封建之变”条曰：“列国大世族，如鲁之展氏、臧孙氏、郈氏等出自孝公，三桓出自桓公，东门氏出自庄公。齐之管氏、鲍氏、崔氏、庆氏等，亦强大于春秋前、中期。郑之七穆出自穆公。宋之戴、庄、桓等大族皆形成于春秋中期。卫之孙、宁亦然。周之单、刘两大族始强于春秋中叶。晋之六卿等强族亦形成于春秋前期”。³世族大夫的势力是伴随着宗族势力的传承和绵延而壮大兴起的。士和卿大夫一样都是贵族阶层，都是有产者，但是士生活在贵族阶级的最底层。《国语·晋语》曰：“士食田”⁴，就是说士占有自己的土地以供给自身。到战国时期，“士”作为下等贵族，多数家境较为贫寒，生活拮据，几乎不再享有贵族的任何特权。

¹ 《襄公十七年》，《春秋左传正义》卷三十三，《十三经注疏》下册，第1964页。

² 同上。

³ 《春秋左传研究》，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310—311页。

⁴ 《国语·晋语四》，卷十，下册，第371页。

《周礼·考工记》云：“坐而论道谓之王公，作而行之谓之大夫。”¹这是从政治职权上所作的区分。《荀子·强国》云：“不比周，不朋党，倜然莫不明通而公也，古之士大夫也。”²这是从精神层面来说的。大夫还分上大夫、下大夫。《左传·哀公二年》：“简子誓曰：……克敌者，上大夫受县，下大夫受郡。”³昭公元年，子产数落子南时曰：“子皙，上大夫；女（汝），嬖大夫，而弗下之，不尊贵也。”⁴嬖大夫即下大夫。晋、郑、吴皆作如此称。如齐国的卿按地位高下分上卿、中卿、下卿，大夫有上大夫、下大夫，士有上士、中士、下士。秦国的卿分有上卿、亚卿，大夫按地位高低也有上大夫、右大夫和大夫之分。大致到战国时期，士与大夫便常连在一起，成为后世意义上的统称：“士大夫”。春秋时有“君子”这一称谓。昭公二十六年，齐鲁之战，“有君子白皙鬢须眉，甚口”⁵，甚口即善骂。君子在当时仍然是对上层贵族人物的概称，与其自身风度、学识修养等因素无关。

二、礼与仪：

《左传》中有两处记载提及“礼”与“仪”的分别：

昭公五年，“（昭）公如晋，自郊劳至于赠贿，无失礼。晋侯谓女书齐曰：‘鲁侯不亦善于礼乎？’对曰：‘鲁侯焉知礼！’公曰：‘何为？自郊劳至于赠贿，无违礼者，何故不知？’对曰：‘是仪也，不可谓礼。礼，所以守其国，行其政令，无失其民者也。今政令在家，不能取也；有子夹击，弗能用也；奸大国之盟，凌虐小国；利人之难，不知其私。公室四分，民食于他。思莫在公，不图其终。为国君，难将及身，不恤其所。礼之本末将于此乎在，而屑屑焉习仪以亟。言善于礼，不亦远乎？’君子谓叔侯于是乎知礼。”⁶

昭公二十五年，郑国子大叔“见赵简子，简子问揖让、周旋之礼焉。对曰：‘是仪也，非礼也。’”⁷

¹ 《周礼·考工记》，《周礼注疏》卷三十九，《十三经注疏》上册，第905页。

² 《荀子·强国》，卷十六，光绪二年（1876）浙江书局据明吴郡赵氏本校刻本。

³ 《哀公二年》，《春秋左传正义》卷五十七，《十三经注疏》下册，第2156页。

⁴ 《昭公元年》，《春秋左传正义》卷四十一，同上书第2022页。

⁵ 《昭公二十六年》，《春秋左传正义》卷五十二，同上书第2113页。

⁶ 《昭公五年》，《春秋左传正义》卷四十三，同上书第2041页。

⁷ 《昭公二十五年》，《春秋左传正义》卷五十一，同上书第2107页。

在女叔齐和子大叔看来，郊劳赠贿、揖让周旋都只不过是礼的外在形式“仪”，这正如《礼记·乐记》所言：“铺筵席，陈尊俎，列笾豆，以升降为礼者，礼之末节也，故有司掌之。”¹礼应当体现在作为一种国家权力和规范对国家和个体全面而深入的制约和控制上。如果仅仅只是学习琐屑的仪式，空具其壳，是无法得到礼的内在精神的。内“礼”而外“仪”，共同构成礼的完备形制。当然，女叔齐和子大叔不约而同地清楚划分“礼”、“仪”界限，并不代表他们轻视摒弃仪节。“屑屑焉习仪”恐怕是当时上层贵族阶级重要的学习内容。仪式是礼表现的外在依托，而礼的精神也会通过郊劳赠贿、揖让周旋等等具体而细微的仪节潜移默化地渗入到人的性情和道德意识之中。在春秋时期士大夫的身上，我们看到了礼乐文明熏陶之下兼顾内礼与外仪、进退于揖让之间的君子形象。

春秋时期，侯国间交际尤其频繁。“凡诸侯即位，小国朝之，大国聘焉，以继好、结信、谋事、补阙，礼之大者也。”²聘礼以郊劳始，以赠贿之礼终。聘问的执行人就是士大夫阶层。

聘仪的每一步都有特定的仪式规范。宾主相会，之间必须有传介的中间人，称为“介”或“相”。依身份地位，“上公七介，侯、伯五介，子、男三介”³；“介”代为传达双方旨意。“三让而后传命，三让而后入庙门，三揖而后至阶，三让而后升”⁴，宾主在揖让谦恭之间登堂入室，完成见面之礼。宴飨是聘仪中最重要的部分，燕礼的礼节仪式大致如下：

君力作阶之东南，南乡尔，卿大夫皆少进，定位也；君席阼阶之上，居主位也；君独升立席上，西面特立，莫敢适之义也。设宾主，饮酒之礼也；使宰夫为献主，臣莫敢与君亢礼也；不以公卿为宾，而以大夫为宾，为疑也，明嫌之义也；宾入中庭，君降一等而揖之，礼之也。君举旅于宾，及君所赐爵，皆降再拜稽首，升成拜，明臣礼也；君答拜之，礼无不答，明君上之礼也。⁵

¹ 《乐记》，《礼记正义》卷三十八，《十三经注疏》下册，第1538页。

² 《襄公元年》，《春秋左传正义》卷二十九，《十三经注疏》下册，第1928页。

³ 《聘义》，《礼记正义》卷六十三，《十三经注疏》下册，第1692页。

⁴ 同上。

⁵ 《燕义》，《礼记正义》卷六十二，《十三经注疏》下册，第1690页。

宾主所担任的角色、立足的地点、拜答的时机方位，都有其特殊的规定。这些琐碎繁杂的仪式礼节，是等级制度不可逾越的鸿沟。具备深厚的道德修养、代表春秋社会精英文化的士大夫阶层是礼的实施者。

士大夫们揖让而升、登堂入室，尽善尽美地遵循礼仪规范，他们是礼乐文明熏陶之下“礼”与“仪”的呈现者。

第二节 “博学于文”

——政治才能与广泛的文化修养

春秋时期涌现出了一批具有良好政治才能的贤人，是中国历史上一个令人瞩目的人才涌现期，炫耀着斑斓的光彩。他们穿梭于诸侯国之间，为维护国家利益而奔走。如齐管仲晏子、晋叔向、鲁臧文仲、郑子产、宋公子目夷等等。连随这样的小国，也有季梁这般的贤人使得雄心勃勃的楚国都不敢轻视。士大夫阶层积聚着这个时代最辉煌的智慧，他们是纵横于政治舞台的杰出的政治家，是坚守礼义、宗法道德的守护者，也是具有着深厚文化素养的杰出人才。

郑子产是春秋时期最著名的政治家之一。郑国原本多人才，《左传》襄公三十一年载：“子产之从政也，择能而使之：冯简子能断大事；子大叔美秀而文，而辨于其大夫之族姓、班位、贵贱、能否，而又善为辞令。裨谿能谋，谋于野则惑，谋于邑则否。郑国将有诸侯之事，子产乃问四国之为于子羽，且使多为辞令；与裨谿乘以适野，使谋可否；而告冯简子使断之。事成，乃授子大叔使行之，以应对宾客，是以鲜有败事。北宫文子所谓有礼也。”¹郑国是除鲁晋两国以外人才涌现最多的国家。子产能够择能而使之，体现出其善于运用人才的政治家风度。

昭公十二年，郑简公卒，需要清除道路让葬礼队伍得以顺利通过。游氏祖庙在清除之列。游氏族入子大叔就让清道夫手拿着铁锹，站在庙旁，并叫他们说：“子产过女，而问何故不毁，乃曰：‘不忍庙也。诺，将毁矣。’”²这样，子产也不言语，就让人避开游氏祖庙，另走它道。又有掌管公墓的大夫家的房子挡了路，若拆除，棺木在早上就可以到达葬地下土；若不拆除，就要绕道而等到正午时分。子大叔担心各国前

¹ 《襄公三十一年》，《春秋左传正义》卷四十，《十三经注疏》下册，第2015页。

² 《昭公十二年》，《春秋左传正义》卷四十五，同上书第2061页。

来会葬的使者抱怨，请求拆除。子产说：“诸侯之宾能来会吾丧，岂惮日中？无损于宾，而民不害，何故不为？”¹于是绕道而行，正午才得安葬。接着《左传》评论道：“子产于是乎知礼。礼，无毁人以自成也。”²昭公三年，郑“制参辟，铸刑书”，这在郑国是一件挑战旧有礼法的变革性的大事。《左传·昭公六年》就记载了叔向和子产间为“铸刑书”而起的争论。据说子产初执政时，国人都对他很反感，甚至击节传唱：“取我衣冠而褚之，取我田畴而伍之。孰杀子产，吾其与之！”三年过后，人们的唱词就成了“我有子弟，子产诲之。我有田畴，子产殖之。子产而死，谁其嗣之？”³据说孔子听到子产去世的消息时十分痛惜，“出涕曰：‘古之遗爱也。’”⁴能得到圣贤的如此肯定，并非易事。

德行礼义是这个时代的优秀政治家思想家共同尊崇的品质。鲁国大夫臧文仲是有名的贤人智者，襄公二十四年，叔孙豹就曾赞之为“立德”、“立功”、“立言”可“三不朽”⁵的贤士。叔孙豹主张以德治民：“德之不建，民之无援”⁶，“在位者恤民之患”⁷。他知礼明礼，曾遵循古礼在庄公二十八年鲁灾荒时，主动至齐国告糴；也教授过鲁国正卿季孙行父“事君之礼”⁸。僖公三十三年，齐国庄子之鲁聘问，“自郊劳至于赠贿”⁹都彬彬有礼，臧文仲认为齐国有这样知礼的执政者必然是值得结交的，便劝鲁僖公与齐国结好，说：“服于有礼，社稷之卫也。”¹⁰

士大夫们是政治事务的处理者，因此需要多方面的才能。

僖公二十三年，晋公子重耳流离至秦国，秦伯要设宴招待。子犯推荐赵衰跟从：“吾不如衰之文也，请使衰从。”¹¹从下面秦伯赋《六月》，赵衰及时叫重耳拜赐的表现情况看，这里所说的“文”，主要指对典籍礼仪的熟练掌握，以及在外交场合中随机应变的技巧和能力。

¹ 《昭公十二年》，《春秋左传正义》卷四十五，《十三经注疏》下册，第2061页。

² 同上。

³ 《襄公三十年》，《春秋左传正义》卷四十，《十三经注疏》下册，第2014页。

⁴ 《昭公二十年》，《春秋左传正义》卷四十九，同上书第2095页。

⁵ 见《襄公二十四年》，《春秋左传正义》卷三十五，同上书第1979页。

⁶ 《文公五年》，《春秋左传正义》卷十九上，同上书第1843页。

⁷ 《国语·鲁语上》，卷四，上册，第158页。

⁸ 《文公十八年》，《春秋左传正义》卷二十，《十三经注疏》下册，第1861页。

⁹ 《僖公三十三年》，《春秋左传正义》卷十七，同上书第1833页。

¹⁰ 同上。

¹¹ 《僖公二十三年》，《春秋左传正义》卷十五，《十三经注疏》下册，第1816页。

孔子在谈论他理想中的人才时说：“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¹《论语·颜渊》篇云：“博学于文，约之以礼。”²童书业说：“春秋时代很多有学问的人，如鲁国的叔孙豹、齐国的晏婴、晋国的叔向、楚国的左氏倚相、吴国的公子季札等，都可以算是当时的大学者。这些人中，尤推鲁国的臧文仲和郑国的子产是不世出的圣贤。臧文仲能够立言垂世，子产能够有很开明的新思想，施之于实际的政治。等到孔子出世，集古代思想学术的大成，开始建立哲学的系统，真正的士大夫阶层就由他一手造成。”³

第三节 完备的教育体系

从整个春秋时期来看，士大夫阶层所表现出来的良好素养和他们所接受的完备的教育是分不开的。

很早以前，中国就有了专门的教育机构。《礼记·王制》：“天子命之教，然后为学。小学在公宫南之左。大学在郊；天子曰辟雍，诸侯曰泮宫。”⁴《孟子·滕文公上》：“设为庠序、学、校以教之。庠者养也，校者教也，序者射也。”⁵教育如同财富一样，在那样的年代是上层阶级的专属品。定公元年，宋仲幾恃功向盟主晋国索要滕、薛、邾三地为其役使，薛地辛邑与之针锋相对，搬出夏商古史，认为薛地原本就直属王室不应归诸侯役使。晋国明知宋国理亏，就派士弥伯以执政者新上台、不熟法典为由打发仲幾说：“子姑受功，归，吾视诸故府。”⁶杨伯峻先生注云：“故府，盖藏档案之所”⁷。“故府”，一般人是无缘去问津的。

楚国申叔时为太子傅时，楚庄王曾问他应当给太子教授哪些典籍。申叔时答道：“教之春秋，而为之耸善而抑恶焉，以戒劝其心；教之世，而为之昭明德而废幽昏焉，以休惧其动；教之诗，而为之导广显德，以耀明其志；教之礼，使知上下之则；教之乐，以疏其秽而镇其浮；教之令，使访物官；教之语，使明其德，而知先王之务用明德于民也；教之故志，使知废兴者而戒惧焉；教之训典，使知族类，行比义焉。”⁸据

¹ 《泰伯》，《论语注疏》卷八，《十三经注疏》下册，第2487页。

² 《颜渊》，《论语注疏》卷十二，同上书第2504页。

³ 童书业《春秋史》，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271页。

⁴ 《王制》，《礼记正义》卷十二，《十三经注疏》上册，第1332页。

⁵ 《滕文公上》，《孟子注疏》卷五上，《十三经注疏》下册，第2702页。

⁶ 《定公元年》，《春秋左传正义》卷五十四，《十三经注疏》下册，第2131页。

⁷ 《定公元年》，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4册，第1524页。

⁸ 《国语·楚语上》，卷十七，下册，第528页。

第三章 士大夫的文艺活动

第一节 “赋诗断章，余取所求焉”

——《左传》中士大夫用诗情况统计

顾炎武《日知录》云：“如春秋时，犹尊礼重信，而七国则绝不言礼与信矣……春秋时，犹严祭祀、重聘享，而七国则无其事矣……春秋时犹宴会赋诗，而七国则不闻矣……”¹活跃在政治往来、社会交际和日常生活中的大量的赋诗、引诗是春秋时期的一个特殊现象。

隐公元年，郑庄公在成功地化解其誓言，接通地道与其母姜氏相见时，曾“入而赋：‘大隧之中，其乐也融融。’姜出而赋：‘大隧之外，其乐也洩洩。’”²僖公五年，晋国士蔿因筑城不力接受夷吾的责让之后，“退而赋曰：‘狐裘龙耳，一国三公，吾谁适从？’”³文公六年秦穆公卒，以三大夫为殉，“皆秦之良也。国人哀之，为之赋《黄鸟》。”⁴从统治者、上层贵族到国人都有以即兴式的赋诗创作来抒发情感的现象。在春秋时期，更引人注意的是人们对先人古语的引用。翻开《左传》，活跃在人们口中的无数或直接或间接的引用扑面而来：

僖公七年，“七年春，齐人伐郑。孔叔言于郑伯曰：‘谚有之曰：心则不兢，何惮于病？’”⁵

僖公七年，管仲言于齐侯曰：“臣闻之：招攜以礼，怀远以德。德、礼不易，无人不怀。”⁶

宣公十二年，孙叔曰：“进之！宁我薄人，无人薄我。……《军志》曰，‘先人有夺人之心’，薄之也。”⁷

¹ 《周末风俗》，《日知录集释》卷十三，上册，第1005—1006页。

² 《隐公元年》，《春秋左传正义》卷二，《十三经注疏》下册，第1716—1717页。

³ 《僖公五年》，《春秋左传正义》卷十二，同上书第1795页。

⁴ 《文公六年》，《春秋左传正义》卷十九上，同上书第1844页。

⁵ 《僖公七年》，《春秋左传正义》卷十三，同上书第1798页。

⁶ 同上。

⁷ 《宣公十二年》，《春秋左传正义》卷二十三，《十三经注疏》下册，第1881页。

成公十五年，子臧辞曰：“《前志》有之曰：‘圣达节，次守节，下失节。’……”

1

襄公十四年，晋侯问故于中行献子。对曰：“不如因而定之。……史佚有言曰：‘因重而抚之。’仲虺有言曰：‘亡者侮之，乱者取之。推亡、固存，国之道也。’……”²

昭公三年，晏子曰：“谚曰：‘非宅是卜，唯邻是卜。’”³

上述所引用者或是流传已久的古语熟语，或是史传典籍，这一现象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引征他人之言来表达、论证或强调自己所要表达的意思，是当时人根深蒂固的习惯。接受过良好教育的士大夫无疑是这一风习的尊崇与维持者。士大夫们主张言必有据，是出自对文史典籍、先人文化遗产的深深崇敬。在政治舞台上得到普遍应用的赋诗现象，亦源于此。

襄公二十八年，齐国卢蒲葵有宠于庆封，庆封欲嫁女于卢蒲葵。庆氏与卢蒲氏皆为姜姓，面对他人同姓不婚的质疑，卢蒲葵辩解道：“宗不余辟，余独焉辟之？赋诗断章，余取所求焉。恶识宗？”⁴卢蒲葵以赋诗断章取义来譬喻嫁娶之各取所需。这自然是小人之言，但由此也可见出当时社会上赋诗断章已蔚为风气。所谓断章取义，就是在外交场合选取适合当下情境、自身身份及所欲表达的愿望等诸因素的《诗经》中的诗句。春秋“赋诗”是宴享之礼中的一个重要仪节，外交聘问，必先享后宴，礼终乃宴，宴中赋诗。《诗经》作为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在这一时期的上层社会得到了空前的重视和广泛的传播。甚至连外邦民族都能在外交中以赋诗一表心迹。襄公十四年，戎子驹支面对范宣子的指责，明言“我诸戎饮食衣服不与华同，贄币不通，言语不达”，但他却能“赋《青蝇》而退”⁵。《青蝇》中有句云：“恺悌君子，无信谗言。”⁶戎子驹支以此劝戒晋国无信谗言。

据笔者统计，《左传》中共记载了赋诗引诗达 237 首次。其中，被赋、引的诗篇主要集中于《颂》和大小《雅》，被多次引用的则有《周颂·我将》、《大雅·生民》

¹ 《成公十五年》，《春秋左传正义》卷二十七，《十三经注疏》下册，第 1914 页。

² 《襄公十四年》，《春秋左传正义》卷三十二，同上书第 1958 页。

³ 《昭公三年》，《春秋左传正义》卷四十二，同上书第 2031 页。

⁴ 《襄公二十八年》，《春秋左传正义》卷三十八，同上书第 2000 页。

⁵ 《襄公十四年》，《春秋左传正义》卷三十二，同上书第 1956 页。

⁶ 《小雅·青蝇》，《毛诗正义》卷十四，《十三经注疏》上册，第 484 页。

等。《左传》好作预言，多评论，每每于事未结尾或文中对事件或人物进行点睛式结论性的点评。其中大致以“君子曰”的形式出现，少数直接冠以“孔子曰”的名号。所谓仲尼曰者，大抵是《左传》作者“托仲尼之名以自述也”¹。而“君子曰”之类，大约也是记录作者自己或是他人的评论。在这些评论中也有大量引用《诗经》的情况，共计 52 首次。除去这 52 首次，《左传》所载春秋时人用诗达 185 首次。

《左传》记朝聘之会中的赋诗，始于僖公二十三年重耳赋《河水》，终于定公四年秦哀公赋《无衣》。共记赋诗 63 首次，其中，记载最多的是襄、昭两代。

朝聘之会中的赋诗：

年代	人名 篇名	事由
僖公二十三年	重耳 《河水》(逸诗) 秦穆公 《六月》(小雅)	重耳奔秦，得秦穆厚遇，享之。
文公三年	晋襄公 《菁菁者莪》(小雅) 鲁文公 《嘉乐》(大雅)	鲁文公至晋盟，晋侯享之。
文公四年	鲁文公 《淇露》(小雅) 《彤弓》(小雅)	卫宁武子至鲁聘。
文公十三年	郑子家 《鸿雁》(小雅) 《载驰》之四章(邶风) 鲁季文子 《四月》(小雅) 《采芣》之四章(小雅)	郑穆公与鲁文公会于棗，亦请鲁谋和于晋。
成公九年	鲁季文子 《韩奕》之五章(大雅) 穆姜 《绿衣》之卒章(邶风)	季文子如宋致女，复命，鲁成公享之。
襄公八年	晋范宣子 《摽有梅》(召南) 鲁季武子 《角弓》(小雅) 《彤弓》(小雅)	晋范宣子至鲁聘，且告将用师于齐。
襄公十六年	鲁穆叔 《圻父》(邶风) 《鸿雁》之卒章(小雅)	穆叔如晋聘，告齐将伐鲁。
襄公十九年	晋范宣子 《黍苗》(小雅)	齐伐鲁，鲁季文子至晋

¹ 顾颉刚讲授、刘起舒笔记《春秋三传及国语之综合研究》，巴蜀书社 1988 年版，第 33 页。

	鲁 季武子 《六月》(小雅) 鲁 穆叔 《载驰》之四章(邶风)	求助, 晋平公享之。
襄公二十年	鲁 季武子 《常棣》之七章(小雅) 鲁 襄公 《鱼丽》之卒章(小雅)	鲁季文子如宋聘; 自宋归国, 鲁襄公享之。
襄公二十六年	晋平公 《嘉乐》(大雅) 齐 国景子 《蓼萧》(小雅)、《饔之柔矣》(逸诗) 郑 子展 《淄衣》(郑风)、《将仲子兮》(郑风)	晋执卫侯, 齐景公、郑简公为卫侯故至晋, 晋平公兼享之。
襄公二十七年	鲁 叔孙 《硕鼠》(邶风)	齐庆封至鲁聘, 叔孙与之食, 不敬。
	郑 子展 《草虫》(召南) 伯有 《鹉之贄贄》(邶风) 子西 《黍苗》之四章(小雅) 子产 《隰桑》(小雅) 子大叔 《野有蔓草》(郑风) 印段 《蟋蟀》(唐风) 公孙段 《桑扈》(小雅)	郑简公享晋赵孟于垂陇。
	楚 蒍罢 《既醉》(大雅)	楚蒍罢至晋盟, 晋平公享之。
昭公元年	楚 公子围 《大明》之首章(大雅) 晋 赵孟 《小宛》之二章(小雅)	楚令尹公子围享赵孟。
	晋 赵孟 《瓠叶》(小雅)、《采芣》(召南)、《常棣》(小雅) 郑 穆叔 《鹊巢》(召南) 郑 子皮 《野有死麕》之卒章(召南)	晋赵孟、郑穆叔、曹大夫同入于郑, 郑简公兼享之。

昭公二年	晋 韩宣子《角弓》(小雅) 鲁 季武子《绵》之卒章(大雅)、 《节》之卒章(小雅)、《甘棠》(召南)	晋侯使韩宣子至鲁聘。
	卫 北宫文子《淇澳》(卫风) 晋 韩宣子《木瓜》(卫风)	晋韩宣子自齐至卫聘， 卫侯享之。
昭公三年	楚灵王《吉日》(小雅)	郑简公至楚，楚子享之。
昭公十二年	鲁襄公(无主语)《蓼萧》(小雅)	宋华定来聘，享之。
昭公十六年	郑 子蠡《野有蔓草》(郑风) 子产《羔裘》(郑风) 子大叔《褰裳》(郑风) 子游《风雨》(郑风) 子旗《有女同车》(郑风) 子柳《蓀兮》(郑风) 晋 韩宣子《我将》(周颂)	晋韩宣子聘于郑，将归， 郑六卿践之于郊。
昭公十七年	鲁 季平子《采芣》(小雅) 小邾穆公《菁菁者莪》(小雅)	小邾穆公朝于鲁，鲁昭公与之燕。
昭公二十五年	宋元公《新宫》(逸诗) (鲁)昭子《车辖》(小雅)	鲁昭公聘于宋，享之。
定公四年	秦哀公《无衣》(秦风)	吴侵楚，楚申包胥如秦乞师。

士大夫言语中所用诗：(加*号为用诗中对原句稍有变动的)

年代	侯国 人名	诗句及篇名
桓公六年	(郑)公子忽	“自求多福” (《大雅·文王》)。
庄公二十二年	(齐)田完	“翘翘车乘，招我以弓。岂不欲往？畏我友朋。” (逸诗)
闵公元年	(齐)管仲	“岂不怀归，畏此简书。” (《小雅·出车》)
僖公五年	(晋)士蔿	“怀德惟宁，宗子惟城。” (《大雅·板》)

僖公九年	(秦) 公孙枝	“不识不知，顺帝之责。”(《大雅·黄矣》) “不僭不贼，鲜不为则。”(《大雅·抑》)
僖公十五年	(晋) 韩简	“下民之孽，匪降自天。僇脊背憎，职竞由人。” (《小雅·十月之交》)
僖公十九年	(宋) 司马子鱼	“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 (《大雅·思齐》)
僖公二十二年	(周) 富辰	“协比其邻，昏姻孔云。”(《小雅·正月》)
僖公二十二年	(鲁) 臧文仲	“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小雅·小旻》) “敬之敬之！天惟显思，命不易哉！”(《周颂·敬之》)
僖公二十四年	(周) 富辰	“常棣之华，鄂不韡韡。凡今之人，莫如兄弟。” “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小雅·常棣》)
僖公三十三年	(晋) 臼季	“采葑采菲，无以下体。”(《邶风·谷风》)
文公元年	秦穆公	“大风有隧，贪人败类。听言则对，诵言则醉。 匪用其良，复俾我悖。”(《大雅·桑柔》)
文公二年	(晋) 赵衰	“毋念尔祖，聿修厥德。”(《大雅·文王》)
文公七年	(晋) 荀林父	《板》之三章 (大雅)
文公十年	(宋) 子舟	“刚亦不吐，柔亦不茹。”(《大雅·烝民》) “毋纵诡随，以谨罔极。”(《大雅·民劳》)
文公十五年	(鲁) 季文子	“胡不相畏？不畏于天。”(《小雅·雨无正》) “畏天之威，于时保之。”(《周颂·我将》)
宣公二年	(晋) 士会	“靡不有初，鲜克有终。”(《大雅·荡》) “衮职有阙，惟仲山甫补之。”(《大雅·烝民》)
	(晋) 宣子(赵盾)	“我之怀矣”(《邶风·雄雉》) “自治伊戚”(《小雅·小明》)
宣公十一年	(晋) 郟成子(郟缺)	“文王既勤止。”(《周颂·赉》)
宣公十二年	(晋) 随武子(士会)	“于铄王师！尊养时晦。”(《周颂·酌》)

		“天兢惟烈。”（《周颂·武》）
	（楚）孙叔	“元戎十乘，以先启行。”（《小雅·六月》）
	楚庄王	“载戢干戈，载櫜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时《夏》，允王保之。”（《周颂·时迈》） “耆定尔功。”（《周颂·武》） “铺时绎思，我徂维求定。”（《周颂·赉》） “绥万邦，屡丰年。”（《周颂·桓》）
宣公十五年	（晋）羊舌职	“陈锡哉周”（《大雅·文王》）
宣公十六年	（晋）羊舌职	“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小雅·小旻》）
宣公十七年	（晋）范武子（士会）	“君子如怒，乱庶遄沮。君子如祉，乱庶遄已。”（《小雅·巧言》）
成公二年	（齐）宾媚人	“孝子不匮，永锡尔类。”（《大雅·既醉》） “我疆我理，南东其亩。”（《小雅·信南山》） “布政优优，百禄是道。”（《商颂·长发》）
	（楚）子重	“济济多士，文王以宁。”（《大雅·文王》）
成公四年	（鲁）季文子	“敬之敬之！天惟显思，命不易哉！”（《周颂·敬之》）
成公七年	（鲁）季文子	“不吊昊天，乱靡有定。”（《小雅·节南山》）
成公八年	（鲁）季文子	“女也不爽，士贰其行。士也罔极，二三其德。”（《卫风·氓》） “犹之未远，是用大筒。”（《大雅·板》）
成公十二年	（晋）郤至	“赳赳武夫，公侯干城。” “赳赳武夫，公侯腹心。”（《周南·兔置》）
成公十四年	（卫）宁子（宁殖）	“兕觥其觶，旨酒思柔。彼交匪傲，万福来求。”（《小雅·桑扈》）
成公十六年	（楚）申叔时	“立我烝民，莫匪尔极。”（《周颂·思文》）

襄公七年	(晋) 穆子 (韩无忌)	“岂不夙夜，谓行多露。” (《召南·行露》) “弗躬弗亲，庶民弗信。” (《小雅·节南山》) “靖共尔位，好是正直。神之听之，介尔景福。” (《小雅·小明》)
	(鲁) 穆叔	“退食自公，委蛇委蛇。” (《召南·羔羊》)
襄公八年	(郑) 子駟	“俟河之清，人寿几何？兆云询多，职竞作罗。” (逸诗) “谋夫孔多，是用不集。发言盈庭，谁敢执其咎？如匪行迈谋，是用不得于道。” (《小雅·小旻》)
襄公十年	(晋) 孟献子	“有力如虎” (《邶风·简兮》)
襄公十一年	(晋) 魏绛	“乐只君子，殿天子之邦。乐只君子，福祿攸同。便蕃左右，亦是帅从。” (《小雅·采芣》)
襄公十四年	(晋) 叔孙穆子	《匏有苦叶》 (邶风)
襄公二十一年	(晋) 叔向	“优哉游哉，聊以卒岁。” (逸诗) “有觉德行，四国顺之。” (《大雅·抑》)
	(晋) 祁奚	“惠我无疆，子孙保之。” (《周颂·烈文》)
襄公二十四年	(郑) 子产	“乐只君子，邦家之基。” (《小雅·南山有台》) “上帝临女，无贰尔心。” (《大雅·大明》)
襄公二十五年	(卫) 大叔文子	“我躬不说，皇恤我后。” (《邶风·谷风》、《小雅·小弁》) “夙夜匪解，以事一人。” (《大雅·烝民》)
襄公二十六年	(楚) 声子	“人之云亡，邦国殄瘁。” (《大雅·瞻卬》) “不僭不滥，不敢怠皇，命于下国，封建厥福。” (《商颂·殷武》)
襄公二十九年	(郑) 子展	“王事靡盬，不遑启处。” (《小雅·四牡》)
	(郑) 子大叔	“协比其邻，昏姻孔云。” (《小雅·正月》)

	(郑)裨谌	“君子屡盟，乱是用长”。(《小雅·巧言》)
	(鲁)荣成伯	(《邶风·式微》)
襄公三十一年	(晋)叔向	“辞之辑矣，民之协矣；辞之绎矣，民之莫矣”。 (《大雅·板》)*
	(卫)北宫文子	“谁能执热，逝不以濯。”(《大雅·桑柔》) “靡不有初，鲜克有终。”(《大雅·荡》) “敬慎威仪，惟民之则。”(《大雅·抑》) “威仪棣棣，不可选也。”(《邶风·柏舟》) “朋友攸摄，摄以威仪。”(《大雅·既醉》) “不识不知，顺帝之则。”(《大雅·皇矣》)
昭公元年	(晋)赵文子	“不僭不贼，鲜不为则。”(《大雅·抑》)
	(晋)乐王鲋	《小旻》之卒章。(《小雅·小旻》)
	(晋)叔向	“赫赫宗周，褒姒灭之。”(《小雅》) “不侮鰥寡，不畏强御。”(《大雅·烝民》)
昭公二年	(晋)叔向	“敬慎威仪，以近有德。”(《大雅·生民》)
昭公四年	(晋)季武子	《七月》之卒章。(《豳风》)
	(郑)子产	“礼义不愆，何恤于人言？”(逸诗)
昭公六年	(晋)叔向	“仪式刑文王之德，日靖四方。”(《周颂·我将》) “仪刑文王，万邦作孚。”(《大雅·文王》) “尔之教矣，民胥效矣。”(《小雅·角弓》)
	(宋)左师	“宗子维城，毋俾城坏，毋独斯畏。”(《大雅·板》)
昭公七年	(楚)辛尹无宇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 (《小雅·北山》)
	晋平公	“彼日而食，于何不臧”。(《小雅·十月之交》)
	晋大夫	“鹁鸪在原，兄弟急难。” “死丧之威，兄弟孔怀。”(《小雅·常棣》)

	(晋) 士文伯	“或燕燕居息，或憔悴事国”。(《小雅·北山》)
昭公八年	(晋) 叔向	“哀哉不能言，匪舌是出，唯躬是瘁。哿矣能言，巧言如流，俾躬处休。”(《小雅·雨无正》)
昭公九年	(晋) 叔孙昭子	“经始勿亟，庶民子来。”(《大雅·灵台》)
昭公十年	(齐) 陈桓子	“陈锡载周”。(《大雅·文王》)
	(鲁) 臧武仲	“德音孔昭，视民不佻。”(《小雅·鹿鸣》)
	(鲁) 昭子	“不自我先，不自我后。”(《小雅·正月》《大雅·瞻印》)
昭公十三年	(周) 刘献公	“元戎十乘，以先启行。”(《小雅·六月》)
昭公十六年	(鲁) 叔孙昭子	“宗周既灭，靡所止戾。正大夫离居，莫知我肆。”(《小雅·雨无正》)
昭公二十年	(齐) 晏子	“亦有和羹，既戒既平。醜嘏无言，时靡有争。”(《商颂·烈祖》) “德音不瑕。”(《豳风·狼跋》)
昭公二十一年	(鲁) 昭子	“不解于位，民之攸壘。”(《大雅·假乐》)
昭公二十三年	(楚) 沈尹戌	“无念尔祖，聿修厥德。”(《大雅·文王》)
昭公二十四年	(郑) 子大叔	“瓶之罄矣，惟罍之耻。”(《小雅·蓼莪》)
	(楚) 沈尹戌	“谁生厉阶，至今为梗？”(《大雅·桑柔》)
昭公二十五年	(宋) 乐祁	“人之云亡，心之忧矣。”(《大雅·瞻印》)
昭公二十六年	(齐) 晏子	“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怀多福。厥德不回，以受方国。”(《大雅·大明》) “我无所监，夏后及商。用乱之故，民卒流亡。”(逸诗) “虽无德与女，式歌且舞。”(《小雅·车章》)
昭公二十八年	(晋) 司马叔游	“民之多辟，无自立辟。”(《大雅·板》)
	(晋) 成鱣	“惟此文王，帝度其心。莫其德音，其德克明。克明克类，克长克君。王此大国，克顺克比。”

		比于文王，其德靡悔。既受帝祉，施于孙子。” （《大雅·皇矣》）
昭公三十二年	（卫）彪傒	“敬天之怒，不敢戏豫；敬天之渝，不敢驰驱。” （《大雅·板》）
	（鲁）史墨	“高岸为谷，深谷为陵。”（《小雅·十月之交》）
定公四年	（楚）鬬辛	“柔亦不茹，刚亦不吐，不侮矜寡，不畏强御。” （《大雅·烝民》）
定公十年	（郕）驷赤	《扬水》卒章之四言。（《唐风·扬之水》）
哀公二年	（晋）乐丁	“爱始爱谋，爱契我龟。”（《大雅·绵》）
哀公五年	（郑）子思	“不解于位，民之攸墜。”（《大雅·假乐》） “不僭不滥，不敢怠皇，命以多福。”（《商颂·殷武》）
哀公二十六年	（卫）子赣	“无竞惟人，四方其顺之。”（《周颂·烈文》）

“君子曰”：（加*号为“孔子曰”）

年代	诗句篇名	评价对象（人或事）
隐公元年	《大雅·既醉》： “孝子不匮，永锡尔类。”	（郑）颖考叔
隐公三年	《商颂·玄鸟》： “殷受命咸宜，百禄是荷。”	宋宣公立其弟穆公
桓公十二年	《小雅·巧言》： “君子屡盟，乱是用长”。	宋国无信
庄公六年	《大雅·文王》： “本枝百世。”	立卫公子黔牟
僖公九年	《大雅·抑》： “白圭之玷，尚可磨也； 斯言之玷，不可为也。”	（晋）荀息
僖公十二年	《大雅·旱麓》：	（齐）管仲

	“恺悌君子，神所劳矣。”	
僖公二十年	《召南·行露》： “岂不夙夜，谓行多露。”	楚伐随
僖公二十四年	《曹风·候人》： “彼己之子，不称其服。” 《小雅·小明》： “自诒伊戚。”	(郑)子臧
僖公二十八年	《大雅·民劳》： “惠此中国，以绥四方。”	晋文公
文公二年	《小雅·巧言》： “君子如怒，乱庶遄沮。” 《大雅·皇矣》： “王赫斯怒，爰整其旅。”	(晋)狼曠
文公二年	《鲁颂·閟宫》： “春秋匪解，享祀不忒， 皇皇后帝，皇祖后稷。” 《邶风·泉水》： “问我姑诸，遂及伯姊。”	(鲁)夏父弗忌祭祀越礼
文公三年	《召南·采芣》： “于以采芣？于沼、于 沚。于以用之？公侯之 事。” 《大雅·烝民》： “夙夜匪解，以事一人。” 《大雅·文王有声》： “诒厥孙谋，以燕翼子。”	秦穆公 (秦)孟明 (秦)子桑(公孙枝)
文公四年	《周颂·我将》： “畏天之威，于时保之。”	鲁卿不迎齐姜之至，非礼

	《大雅·皇矣》： “惟彼二国，其政不惑； 惟此四国，爰究爰度。”	秦穆公
文公六年	《大雅·瞻卬》： “人之云亡，邦国殄瘁。”	秦穆公
宣公二年	《小雅·角弓》： “人之无良”	(宋) 羊斟
宣公九年*	《大雅·板》： “民之多辟，无自立辟。”	(陈) 泄冶
宣公十二年	《小雅·四月》： “乱离瘼矣，爰其恃归。”	郑内乱
成公二年	《大雅·假乐》： “不解于位，民之攸墜。”	蔡、许之君失位
成公八年	《大雅·旱麓》： “恺悌君子，遐不作 人？”	晋获沈君
成公九年	逸诗： “虽有丝、麻，无弃菅、 蒯；虽有姬、姜，无弃蕉 萃；凡百君子，莫不代 匮。”	莒无备为楚所灭
襄公二年	《大雅·抑》： “其惟哲人，告之话言， 顺德之行。” 《周颂·丰年》： “为酒为醴，烝畀祖妣， 以洽百礼，降福孔偕。”	季文子取穆姜物葬齐姜
襄公三年	《小雅·裳裳者华》：	(晋) 祁奚

	“惟其有之，是以似之”。	
襄公五年	逸诗： “周道挺挺，我心扃扃。 讲事不令，集人来定。”	楚共王
襄公十三年	《大雅·文王》： “仪刑文王，万邦作孚。” 《小雅·北山》： “大夫不均，我从事独 贤”。	晋范宣子之谦让
	《小雅·节南山》： “不吊昊天，乱靡有定”	吴国
襄公十四年	《小雅·都人士》： “行归于周，万民所望”。	(楚)子囊
襄公十五年	《周南·卷耳》： “嗟我怀人，置彼周行。”	楚能官人
襄公二十二年	《大雅·抑》： “慎尔侯度，用戒不虞”。	(郑)子张
襄公二十七年	《郑风·羔裘》： “彼己之子，邦之司直”。	(宋)子罕
	《周颂·惟天之命》： “何以恤我，我其收之”。	(宋)向戌
襄公三十年	《大雅·文王》： “文王陟降，在帝左右”。	澶渊之盟
昭公元年	《周颂·烈文》： “无竞维人”。	(莒)展舆
昭公三年	《小雅·巧言》： “君子如祉，乱庶遄已。”	(齐)晏子

	《邶风·相鼠》： “人而无礼，胡不遄死？”	(郑) 公孙段有礼
昭公五年*	《大雅·抑》： “有觉德行，四国顺之。”	(齐) 叔孙昭子
昭公七年*	《小雅·鹿鸣》： “君子是则是效”。	(鲁) 孟僖子
昭公十三年*	《小雅·南山有台》： “乐只君子，邦家之基。”	(郑) 子产
昭公二十年*	《大雅·民劳》： “民亦劳止，汔可小康； 惠此中国，以绥四方”。 “毋従诡随，以谨无良； 式遏寇虐，惨不畏明”。 “柔远能迩，以定我王”。 《商颂·长发》： “不竞不絀，不刚不柔， 布政优优，百禄是道”。	(郑) 子大叔
昭公二十八年*	《大雅·文王》： “永言配命，自求多福”。	(晋) 魏献子
定公九年	《静女》之三章。(《邶风》) 《邶风·竿旄》： “何以告之”。 《召南·甘棠》： “蔽芾甘棠，勿剪勿伐， 召伯所茇。”	郑驷歆杀邓析
定公十年	《邶风·相鼠》：	(卫) 涉佗

	“人而无礼，胡不遄死？”	
--	--------------	--

另如许穆夫人赋《载驰》等，因与以上三表均非同类。另列表如下：

年代	人物 篇名	事由
闵公二年	(卫) 许穆夫人《邶风·载驰》	狄人灭卫，许穆夫人驱车回国吊唁。
文公六年	国人《秦风·黄鸟》	秦穆公卒，以国之三贤大夫殉葬。
襄公二十八年	(鲁) 叔孙穆子使工为之诵《茅鸱》(逸诗)	齐庆封奔鲁，无礼。

上列四表中，朝聘之会赋诗共计 63 首次，其中《小雅》28 首次，《大雅》6 首次，其中的引诗两次出现的有 9 首。《小雅》8 首：《彤弓》、《六月》、《鸿雁》、《菁菁者莪》、《角弓》、《黍苗》、《常棣》、《蓼萧》；《大雅》1 首；《大雅》1 首：为《嘉乐》。另外，赋《国风》19 首次，少有重复，两见的仅有《邶风·载驰》和《郑风·野有蔓草》。赋诗人物(无重复)为 38 人。士大夫言语用诗涉及人数及数量最多，共计 85 人次，其中晋 34 人，鲁 12 人，郑 9 人，齐 6 人，楚 9 人，卫 5 人，宋 4 人，周 3 人，秦 2 人，邠 1 人。用诗共计 119 首次，其中以大小雅最多，分别为《大雅》45 首次，《小雅》37 首次。《周颂》13 首次，《商颂》3 首次，《周南》1 首次，《召南》2 首次，逸诗 5 首次。《国风》共计 11 首次，分别为：《邶风》6 首次(其中《谷风》两见)，《卫风》1 首次，《豳风》2 首次，《唐风》1 首次。“君子曰”共计为 52 首次，所引诗亦多为大小雅，仅 7 处用及《国风》。

除以上各表所列直接引诗的例子以外，士大夫参与各国朝聘之会时的赋诗，诸子之引诗还有活用其义而未用其言者。如襄公二十八年，郑国伯有不敬于过境之鲁襄公，穆叔曰：“伯有无戾于郑，郑必有大咎。……济泽之阿，行潦之萍藻，真诸宗室，季兰尸之，敬也。”¹此数句便全用《召南·采蘋》“于以采蘋？南涧之滨。于以采藻？于

¹ 《襄公二十八年》，《春秋左传正义》卷三十八，《十三经注疏》下册，第 2001 页。

彼行潦。”“于以奠之？宗室牖下。谁其尸之？有齐季女。”¹也有未明言引自《诗》而全用其意，冠以“臣闻之”等字眼的。如闵公元年，齐国仲孙湫答齐桓公问云：“臣闻之：‘国将亡，本必先颠，而后枝叶从之’”²，即与《诗·大雅·荡》所云：“人亦有言：颠沛之揭，枝叶未有害，本实先拨”³，颇有语意相似之处。

《左传》中记载了很多用《诗经》进行政治交际的范例。襄公八年，晋范宣子（士匄）至鲁国聘问，享宴之上“宣子赋《摽有梅》”，当时晋国正欲出兵伐郑，士匄赋此诗正是寄意于鲁国能及时出兵助阵，鲁方的季孙为相，马上及时回应道：“谁敢哉？今譬于草木，寡君在君，君之臭味也”⁴，并不失时机地赋《小雅·彤弓》诗，称颂晋悼公能够继承晋文公之霸业。士匄如果不是对《诗经》有熟练的应用与掌握，在外交应对场合是无法做到如此及时作出反应的。同样，襄公十四年，晋侯率诸侯之师大举伐秦，次于泾水，诸侯之师不愿渡河。紧急关头，叔向去见鲁国的叔孙穆子（叔孙豹），“穆子赋《匏有苦叶》”⁵，匏即葫芦，虽无用于人，但“中流失船，一壶千金”⁶，遇水渡河却很有用。叔向一听就领会其中包含的讯息：鲁国愿意渡河。于是马上“退而具舟。”⁷

《汉书·艺文志》云：“登高能赋，可以为大夫。”⁸赋诗成为士大夫们的文化标杆。

第二节 祭礼、宴享活动：富含文化内涵的仪式

《论语·八佾》云：“揖让而升，下而饮，其争也君子。”⁹仪式本身就蕴含了丰富的文化意味。昭公十一年，单成公与韩宣子会于威地，“视下而言徐”，立刻就被叔向不客气地预言：“单子其将死乎！”在叔向看来，“朝有著定，会有表；衣有衿，带有结。会朝之言必闻于表著之位，所以昭事序也；视不过结衿之中，所以道容貌也。

¹ 《召南·采蘋》，《毛诗正义》卷一，《十三经注疏》上册，第286页。

² 《闵公元年》，《春秋左传正义》卷十一，《十三经注疏》下册，第1786页。

³ 《大雅·荡》，《毛诗正义》卷十八，《十三经注疏》上册，第554页。

⁴ 《襄公八年》，《春秋左传正义》卷三十，《十三经注疏》下册，第1940页。

⁵ 《襄公十四年》，《春秋左传正义》卷三十二，同上书第1956页。

⁶ 《鵙冠子·学问篇》，见杨伯峻《春秋左传注》第3册，第1008页。

⁷ 《襄公十四年》，《春秋左传正义》卷三十二，《十三经注疏》下册，第1956页。

⁸ 《汉书·艺文志》，卷三十，第6册，第1755页。

⁹ 《八佾》，《论语注疏》卷三，《十三经注疏》下册，第2466页。

言以命之，容貌以明之，失则有阙。今单子为王官伯，而命事于会，视不登带，言不过步，貌不道容，而言不昭也。不道，不共；不昭，不从。无守气也。”¹ 仪容是内在气质、态度的外在表现。祭祀、宴享中的仪式性，在其实现过程中就蕴含着丰沛的文化内涵。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² 祭礼是与战争并举的国家大事。襄公二十六年，流亡在外的卫献公为了回国，甚至说“政由宁氏，祭则寡人”³，即把政权拱手送人，心甘情愿地做别人的傀儡，但祭祀先人的职责却不丢弃。《论语·乡党》：“虽蔬食菜羹瓜，祭必齐如也”⁴，古人每饭必祭，“食必先祭，祭古之先，食以示有所先也。”⁵ 襄公二十八年，齐国庆封至鲁，叔孙穆子招待庆封便宴时，庆封以客人的身份不恰当地“汜祭”⁶，引起叔孙穆子的不满。对于世族大家来说，祭祀是相当重要的事。祭祀必由宗族嫡子主持，《礼记·曲礼》说：“支子不祭，祭比告于宗子。”⁷ 支子即庶子，在宗子即嫡子在的情况下没有资格致祭礼。这是由极端重视血缘亲疏、实行严格的嫡长子继承制的宗法制度决定的。

春秋多聘问。清人胡培翬《仪礼正义》引《郑目录》云：“大问曰聘，诸侯相于，久无事，使卿相问之礼。大聘使大夫。《周礼》曰，凡诸侯之邦交，岁相问也，殷相聘也，世相朝也。”⁸ 诸侯之间相互聘问的执行者是卿大夫。《左传》中常见大夫们代表国家出使诸国聘问，多有宴享活动。楚蘧启强见楚灵王：“朝聘有珪，享覲有璋，小有述职，大有巡功。设机而不倚，爵盈而不饮；宴有好货，飧有陪鼎，入有郊劳，出有赠贿，礼之至也。”⁹ 据载，昭公元年晋赵孟入郑，郑子皮在郑伯宴享之前，还有戒礼，即至客人住所告知宴享之期。戒礼完毕时，赵孟就赋《瓢叶》一诗表示谦让。

宴享之中多礼仪。例如襄公二十九年，《左传》中记载了一次普通的宴享过程：

“范献子来聘，拜杞城也。公享之，展庄叔执币。射者三耦。公臣不足，

¹ 《昭公十一年》，《春秋左传正义》卷四十五，《十三经注疏》下册，第2060页。

² 《成公十三年》，《春秋左传正义》卷二十七，《十三经注疏》下册，第1911页。

³ 《襄公二十六年》，《春秋左传正义》卷三十七，同上书第1988页。

⁴ 《乡党》，《论语注疏》卷十，《十三经注疏》下册，第2495页。

⁵ 杜注。转引自杨伯峻先生注。见《襄公二十八年》，《春秋左传注》第3册，第1149页。

⁶ 《襄公二十八年》，《春秋左传正义》卷三十八，《十三经注疏》下册，第2000页。

⁷ 《曲礼》，《礼记正义》卷五，《十三经注疏》下册，第1269页。

⁸ 《仪礼正义》，同治七年（1868）苏州汤晋苑局刊本。

⁹ 《昭公五年》，《春秋左传正义》卷四十三，《十三经注疏》下册，第2041—2042页。

取于家臣。家臣，展瑕、展王父为一耦；公臣，公巫召伯、仲颜庄叔为一耦，郟鼓父、党叔为一耦。”¹

享礼中有射礼。在享礼中，主人劝宾饮酒，送之以束帛，名为酬币。二人为耦。古代天子与诸侯射六耦，诸侯与诸侯射四耦，诸侯与卿大夫射则为三耦。依古礼，三耦先射，每射四箭，然后主人与宾射。三耦有六人，此六人必须习于礼仪又善于弓矢者。

文公十三年，郑穆公与鲁文公宴于棠地，子家和季文子互为赋诗代答，诸侯在他们的提示下行动，“郑伯拜，公答拜。”²大夫不仅自身严于守礼，还负责监察和辅助诸侯的一言一行是否合乎礼制。

祭礼与宴享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含义，士大夫作为这些文化活动的组织与实践者，负载着传承文明的厚重责任。

第三节 乐舞：礼之外延

祭祀宴享活动进行之时，也往往伴随有音乐舞蹈。礼乐制度之下，乐舞同样富含着深厚的文化内涵。先秦时期的乐舞，沿袭了原始社会音乐、舞蹈与宗教相交织的特点，同时，经过西周礼乐思想的整合，音乐被凝定成“礼”的精神的一种外在表现形式。春秋时期的乐舞常常上演在祭祀、宴享等礼节性的场合，有着严格的包括队列、乐种等方面的等级规定。例如，古时一佾为八人，鲁国的执政者季孙氏以其正卿的身份，只能观赏“四佾”即十六人组成的乐舞表演。当他僭越身份，在自家的庭院中观赏只有周天子才有权享用的“八佾”的舞蹈时，孔子就愤怒地指责说：“八佾舞于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³

乐舞是士大夫们所接受的教育内容的一部分。《礼记·文王世子》云：“春夏学干戈，秋冬学羽籥。”⁴据《礼记·内则》，王公子弟从十三岁就入学，“学乐、诵诗、舞《勺》，十五岁开始“舞《象》，学射御”，“二十而冠，始学礼，可以衣帛裘，舞《大夏》。”⁵《勺》为文舞，《象》为武舞，皆为周代之小舞，《大夏》则为大舞。内容都

¹ 《襄公二十九年》，《春秋左传正义》卷三十九，同上书第2005页。

² 《文公十三年》，《春秋左传正义》卷十九下，《十三经注疏》下册，第1853页。

³ 《论语·八佾》，《论语注疏》卷三，《十三经注疏》下册，第2465页。

⁴ 《礼记·文王世子》，《礼记正义》卷二十，《十三经注疏》下册，第1404页。

⁵ 《礼记·内则》，《礼记正义》卷二十八，同上书第1471页。

是歌颂周王的文治武功。先秦舞蹈中,《万舞》是自古代流传下来的著名的大型舞蹈。《礼记外传》曰:“武王以万人同灭商,故谓舞为万。”¹《万舞》于殷商时已出现,《商颂·那》曰:“庸鼓有鞀,万舞有奕。”²《万舞》分文舞武舞两种,文舞歌颂文治,武舞表现武功。《鲁颂·閟宫》曰:“万舞洋洋,孝孙有庆”³,可见场面十分壮观。《邶风·简兮》描述《万舞》的表演场景云:“简兮简兮,方将万舞。日之方中,在前上处。硕人俣俣,公庭万舞。有力如虎,执辔如组。左手执籥,右手秉翟。赫如渥赭,公言锡爵。”⁴籥为笙簧类乐器,翟即雉羽。郑笺云:“《万》舞,干、羽也。”⁵表演之时,武舞用“干戈”,即用盾牌之类的武器模拟战事,文舞则手持雉羽。据载,隐公五年,鲁国的仲子之庙建成,举行祭礼时要用到《万舞》,鲁隐公曾“问羽数于众仲”⁶。庄公二十八年,楚国的令尹子元爱慕新寡的嫂子文夫人,在她住所旁边摇铃铎边跳起了《万舞》,试图诱惑文夫人。文夫人听到后伤心地哭着说:“先君以是舞也,习戎备也。今令尹不寻诸旧仇,而于未亡人之侧,不亦异乎?”⁷这说明,《万舞》既用于大型典礼、祭祀等场合,也用于“习戎备”,是具有实用性的练兵之舞。贵族士大夫们娴熟地掌握这种舞蹈,有时候自己也会参与表演。表演《万舞》的乐工叫做“万人”,据说战国时的齐康公也很喜爱《万舞》,他给予万人优厚的待遇,“食必粱肉,衣必文绣”⁸。

三代的乐舞作品流传下来,成为士大夫们主要的学习对象。所以我们看到吴公子季札在襄公二十九年于鲁国观三代乐舞后能够作出精辟独到的评论:

见舞《象箛》《南箫》者,曰:“美哉!犹有憾。”见舞《大武》者,曰:“美哉!周之盛也,其若此乎!”见舞《韶濩》者,曰:“圣人之弘也,而犹有惭德,圣人之难也。”见舞《大夏》者,曰:“美哉!勤而不德,非禹其谁能修之?”见舞《韶箛》者,曰:“德至矣哉!大矣!如天之无不帡也,如地之无不载也,虽甚盛德,其蔑以加于此矣。观止矣!若

¹ 《礼记外传》,见《乐府诗集》卷五十二,第3册,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752页。

² 《商颂·那》,《毛诗正义》卷二十,《十三经注疏》上册,第620页。

³ 《鲁颂·閟宫》,《毛诗正义》卷二十,同上书第615页。

⁴ 《邶风·简兮》,《毛诗正义》卷二,同上书第308页。

⁵ 同上。

⁶ 《隐公五年》,《春秋左传正义》卷三,《十三经注疏》下册,第1727页。

⁷ 《庄公二十八年》,《春秋左传正义》卷十,同上书第1781页。

⁸ 《墨子·非乐上》,《墨子闲诂》卷三十二,商务印书馆影印上海涵芬楼本。

有他乐，吾不敢请已！”¹

让季札叹为观止的《韶箛》乐舞，也曾让孔子“三月而不知肉味。”²对乐舞具有较高的欣赏能力，在当时高层知识分子中是普遍的。

音乐舞蹈同样是与诗歌紧密结合的。乐舞有固定的在思想内容上与之相配的诗，如“《象舞》当用《维清》之诗……咏文王之文德”³，《大武》所用到的诗歌有《武》、《赉》、《桓》、《酌》等⁴。在正式场合诗与舞的相配极为严格，也十分重要。襄公十六年，晋平公与诸侯宴于温地，“使诸大夫舞，曰‘歌诗必类。’齐高厚之诗不类。”⁵“必类者，一则与舞相配，而尤重表达本人思想。”⁶舞时要与所歌之诗相配，并且能恰当地表达本人的思想。歌、舞皆为大夫所必备的修养，在重要的外交场合若不能合理机智地应用，后果是极严重的。结果，齐国的高厚因诗舞不类激怒了晋国的荀偃，被认为“有异志”⁷，只好狼狈逃归齐国。

士大夫虽然不是专职的舞者，但他们所接受的教育使得他们具备很高的音乐水平，得以在祭祀等重大场合做到举手投足都完全合乎等级制度下严格的礼仪规范。

第四节 文辞之美：富丽明晰的辞令

春秋时期侯国间多聘问交际，外交言辞也因此而受到广泛的重视，成为士大夫修养的极其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昭公元年，著名的虢之会后，郑国的外交家子羽和子皮谈论起会盟上诸国大夫的特色说：“叔孙绞而婉，宋左师简而礼，乐王黜而敬，子輿子家持之，皆保世之主也。齐、卫、陈大夫其不免乎！……言以知物，其是之谓矣。”⁸言论是判别士人甚至一个国家的重要依据。“言之无文，行而不远。”⁹语言的作用是更好地服务于现实政治。严肃的政治活动在简炼、得体、委婉、明晰的语言运用中，演变成一场场优雅堂皇的会晤，这是何等高超的技艺。春秋时期的言词之美历来

¹ 《襄公二十九年》，《春秋左传正义》卷三十九，《十三经注疏》下册，第2008页。

² 《论语·述而》，《论语注疏》卷七，《十三经注疏》下册，第2482页。

³ 《说<勺>舞<象>舞》，《观堂集林》卷二，上册，第64页。

⁴ 见贾海生《周公所制乐舞通考》，《文艺研究》2002年第3期。

⁵ 《襄公十六年》，《春秋左传正义》卷三十三，《十三经注疏》下册，第1963页。

⁶ 杨伯峻注，《春秋左传注》第3册，第1027页。

⁷ 《襄公十六年》，《春秋左传正义》卷三十三，《十三经注疏》下册，第1963页。

⁸ 《昭公元年》，《春秋左传正义》卷四十一，同上书第2020页。

⁹ 《襄公二十五年》，《春秋左传正义》卷三十六，同上书第1985页。

颇受称道。刘知几在《史通》中就早已称赞道：“周监二代，郁郁乎文，大夫、行人，尤重辞令。语微婉而多切，言流靡而不淫。”¹《史通·申左》篇曰：“寻《左氏》载诸大夫辞令，行人应答，其文典而美，其语博而奥，述远古则委曲如存，征近代则循环可覆。必料其功用厚薄，指意深浅，谅非经营草创，出自一时，琢磨润色，独成一手。”²

郑国子产是当时公认的能言者。襄公二十六年，楚秦大军攻下郑国的城麇之地，楚人将戍守城麇的郑大夫印堇父和皇颡戍作为囚俘转献给秦人。郑子大叔准备用财物向秦人赎回印堇父，子产却认为不妥，他说：“受楚之功，而取货于郑，不可谓国，秦不其然。若曰‘拜君之勤郑国。微君之惠，楚师其尤在鄙邑之城下’，其可。”³显然，子产考虑到了秦与楚之间微妙的国家关系，充分顾及秦人的处境，措辞委婉。所以当子大叔不听子产劝说碰壁之后，再按子产之言与秦交涉，就轻松换得堇父。一件事只因说辞不同，办理结果即判然两别。无怪乎孔子在热情称赞子产时说：“晋为伯，郑入陈，非文辞不为功。慎辞也。”⁴

襄公三十一年，子产随郑简公到晋国，晋平公要给郑国个下马威，借口鲁襄公刚刚去世不予接见，还让他们住在地位卑下的隶人的住所中。面对如此的挑衅，子产不畏晋国的强势，果断地做出了回击：“使尽坏其馆之垣而纳车马焉。”⁵当晋国大夫士匄闻讯前来责问时，子产是这样应对的：

“以敝邑褊小，介于大国，诛求无时，是以不敢宁居，悉索敝赋，以来会时事。逢执事之不间，而未得见；又不获闻命，未之见时。不敢输币，亦不敢暴露。其输之，则君之府实也，非荐陈之，不敢输也。其暴露之，则恐燥湿之不时而朽蠹，以重敝邑之罪。侨闻文公之为盟主也，宫室卑庳，无观台榭，以崇大诸侯之馆，馆如公寝；库厩缮修，司空以时平易道路，圻人以时埽馆宫室；诸侯宾至，甸设庭燎，仆人巡宫；车马有所，宾从有代，巾车脂辖，隶人、牧、圉各瞻其事；百官之属各展其物；公不留宾，而亦无废事；忧乐同之，事则巡

¹ 《史通·言语》，[唐]刘知几著，[清]浦起龙注《史通通释》，上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149页。

² 《史通通释》卷十四，下册，第419—420页。

³ 《襄公二十六年》，《春秋左传正义》卷三十七，《十三经注疏》下册，第1989—1990页。

⁴ 《襄公二十五年》，《春秋左传正义》卷三十六，同上书第1985页。

⁵ 《襄公三十一年》，《春秋左传正义》卷四十，同上书第2014页。

之；教其不知，而恤其不足。宾至如归，无宁菑患；不畏寇盗，而亦不患燥湿。今铜鞮之宫数里，而诸侯舍于隶人，门不容车，而不可踰越；盗贼公行，而天厉不戒。宾见无时，命不可知。若又勿坏，是无所藏币以重罪也。敢请执事：将何所命之？……”¹

子产当然懂得君子在任何情况下保持谦和有礼的态度才能在外交斗争中处于上风。此所谓以退为进，“卑让，德之基也。”²他说了四个“不敢”，极尽委曲，亦极言郑伯此来处境之尴尬两难。然而话锋一转，忽而搬出“文公之为盟主”时宾主交欢之情，大有讥讽晋国荣光不再之意。最后一结，又旋将问题抛还给晋国，问得士匄哑口无言。子产此番言行果然奏效，晋侯马上就会见了郑伯，并“有加礼，厚其宴、好而归之”³。晋国的叔向评论此事说：“辞之不可以已也如是夫！子产有辞，诸侯赖之，若之何其释辞也？”⁴巧妙运用言辞能够扭转危险的政治局面、缓和紧张的政治关系是不争的事实。

又如僖公十五年晋阴飴甥对秦穆公，僖公三十年郑烛之武退秦师，成公十三年晋吕相绝秦及叔向称赞的子产坏晋馆垣等的言辞，都是以美妙得体的辞令妥善解决政治难题而享誉后世的名篇。

僖公十五年秦晋两国战于韩原（今山西省芮城县境），晋军大败，连晋惠公也成了阶下囚。此年十月，晋国阴飴甥与秦伯会盟，此时晋惠公尚囚于秦国，秦穆公却故意问：“晋国和乎？”⁵面对秦穆公意满踌躇的挑畔，阴飴甥从容答道：“不和。小人耻失其君而悼丧其亲，不惮征缮以立圉也，曰：‘必报讎，宁事戎狄。’君子爱其君而知其罪，不惮征缮以待秦命，曰：‘必报德，有死无贰。’以此不和。”⁶穆公又追问国人对惠公的态度如何呢？阴飴甥答道：“小人感，谓之不免；君子恕，以为必归。小人曰：‘我毒秦，秦岂归君？’君子曰：‘我知罪矣，秦必归君。贰而执之，服而舍之，德莫厚焉，刑莫威焉。服者怀德，贰者畏刑，此一役也，秦可以霸。纳而不定，废而

¹ 《襄公三十一年》，《春秋左传正义》卷四十，《十三经注疏》下册，第2015页。

² 《文公元年》，《春秋左传正义》卷十八，同上书第1837页。

³ 《襄公三十一年》，《春秋左传正义》卷四十，同上书第2015页。

⁴ 同上。

⁵ 《僖公十五年》，《春秋左传正义》卷十四，《十三经注疏》下册，第1808页。

⁶ 同上。

不立，以德为怨，秦不其然。”¹将小人和君子的意见作对比，思理缜密、井然有序，孰是孰非判然立见。面对强秦，更能借君子之言不着痕迹地剖析秦纳晋侯之有弊无利，鞭辟入里，无怪乎秦穆公听后心服口服，赞道：“是吾心也。”²马上转变了态度，将晋惠公改置于客馆，“馈七牢”³，以诸侯之礼待之。晋惠公也最终在其姊秦穆公夫人和晋国大臣的全力营救下被释回国。

外交席宴间的应对，常常有精彩的外交应答，集中体现出当时的外交水平和语言技巧。

成公三年，楚共王应晋国之请，送还被俘的大夫知罃。临行之时，知罃答楚王问颇为精彩，较能代表当时外交辞令中机敏、睿智、回环曲折而步步为营的特点。

王送知罃，曰：“子其怨我乎？”对曰：“二国治戎，臣不才，不胜其任，以为俘馘。执事不以衅鼓，使归即戮，君之惠也。臣实不才，又谁敢怨？”王曰：“然则德我乎？”对曰：“二国图其社稷，而求纾其民，各惩其忿，以相宥也。两释累囚，以成其好。二国有好，臣不与及，其谁敢德？”王曰：“子归，何以报我？”对曰：“臣不任受怨，君亦不任受德，无怨无德，不知所报。”王曰：“虽然，必告不穀。”对曰：“以君之灵，累臣得归骨于晋，寡君之以为戮，死且不朽。若从君之惠而免之，以赐君之外臣首；首其请于寡君，而以戮于宗，亦死且不朽。若不获命，而使嗣宗职，次及于事，而帅偏师，以修封疆。虽遇执事，其弗敢违，其竭力致死，无有二心，以尽臣礼，所以报也。”⁴

楚王步步逼紧，知罃处处留心。知罃身为累囚，还能保持气节慷慨而谈，使得楚共王得出“晋未可与争”的结论，并“重为之礼而归之。”⁵

《左传》中还有多处记载了长篇言论，这些长篇大论纵横古今、引经据典，然而春秋时期的文辞之美，是更生动地展现在了那些行人的辞令中。或优雅回旋、委婉陈词，或不卑不亢、语挟风霜。言语间避讳、回避、谦让等技巧的熟练运用，显现出卓

¹ 同上。

² 《僖公十五年》，《春秋左传正义》卷十四，《十三经注疏》下册，第1808页。

³ 同上。

⁴ 《成公三年》，《春秋左传正义》卷二十六，《十三经注疏》下册，第1900页。

⁵ 同上。

越的言语才能。

第五节 宝物，时代的审美情趣*

《左传》中记载了较多珍爱宝物以及因宝物而起争夺的事例。春秋时期人们喜爱宝物的三个文化心理因素是：对远方异物的崇拜心理；由远古时代遗留下来的对石器的崇拜；上层贵族的淫奢心理。

一、对远方异物的崇拜心理：

导师王锺陵先生在《中国前期文化—心理研究》中说到：“人类对自然的认识总是在一定的空间和时间中进行的”，“人类对自然的审美感受和把握，也总是同一定的空间和时间观念相联系的”¹。五方观念形成之后，人类不断追求着超越自身活动范围的新奇的世界，又逐步形成“多层次开拓的地域—空间观念”²。对远方异物的好奇与珍视的心理，延续到春秋时期。

僖公二年，晋国荀息献策晋献公，以屈地（今山西省石楼县东南）出产的名马与垂棘（今山西省潞城县北）的玉璧假道于虞以伐虢，晋献公对屈地名马和垂棘玉璧这两件宝物颇为不舍，说：“是吾宝也。”³但由于虞公同样贪恋宝物，又轻信“晋我同姓，不宜伐我”⁴，中了计，最后落得个灭国的下场。虞公原本就是个贪婪之人，早在桓公十年，就曾强取其弟虞叔的宝玉和宝剑。

成公二年，“齐侯使宾媚人赂以纪甗、玉磬与地。”⁵纪甗，即纪公之甗，或为纪国献齐之物，或是齐灭纪时所得。襄公十九年，鲁襄公赐晋六卿礼物，“赐之三命之服；军尉、司马、司空、舆尉、候奄皆受一命之服；贿荀偃束锦、加璧、乘马”，最后赐以“吴寿梦之鼎”⁶。春秋赠礼中的顺序一般是先轻后重，将吴王寿梦之鼎作为此次隆重赠赐的压轴，可见就连重视礼仪的鲁国也并不排斥他国之物，只是将其视为一种流动的社会财产。

¹ 《中国前期文化—心理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4 页。

² 同上书第 9 页。

³ 《僖公二年》，《春秋左传正义》卷十二，《十三经注疏》下册，第 1791 页。

⁴ 《史记·晋世家》，卷三十九，第 5 册，第 1647 页。

⁵ 《成公二年》，《春秋左传正义》卷二十五，《十三经注疏》下册，第 1895 页。

⁶ 《襄公十九年》，《春秋左传正义》卷三十四，同上书第 1967—1968 页。

二、远古时代遗留下来的对石器的崇拜：

玉器是当时最受珍爱的宝物。上至祭礼歃盟，下至赠贿收藏，无处不见玉器的踪影。后世皆用玉比譬君子之高洁品行。其时玉石的种类空前繁多，玉石成为身份、地位、财富的象征。

对远古时期石器崇拜的遗留使得他们相信玉石有超自然的能力，所以经过黄河，常常沉玉为祷，或鉴证誓言，或祈求护佑平安。如襄公十八年，晋平公举兵伐齐，要渡过黄河，随行的中行献子荀偃“以朱丝系玉二毂，而祷曰：‘齐环怙恃其险，负其众庶，弃好背盟，凌虐神主。曾臣彪将率诸侯以讨焉，其官臣偃实先后之。苟捷有功，无作神羞，官臣偃无敢复济。唯尔有神裁之。’沈玉而济。”¹

玉是当时诸侯会盟朝聘时的礼物，秦晋韩原之战，晋惠公被俘至秦都，秦穆公夫人、晋惠公之姐穆姬向穆公哭诉：“上天降灾，使我两君匪以玉帛相见，而以兴戎”²。朝聘中使者必馈赠圭、璋之类宝玉为礼，辞玉则是聘礼中固有的一个仪节。如文公十二年，“秦伯使西乞术来聘，且言将伐晋。襄仲辞玉。”³而诸侯相见，则又有“授玉”“受玉”之礼。《左传》中亦有记载：如成公六年“郑伯如晋拜成，子游相，授玉于东楹之东”⁴，定公十五年，“邾隐公来朝，……邾子执玉高，其容仰；公受玉卑，其容俯。”⁵对玉石的广泛喜爱还表现在日常的生活里。宋国子罕不受宝玉，“以不贪为宝”⁶，受世人称赞。古时人死多口含珠玉。所谓“朝聘有珪，享觐有璋”⁷，玉的使用已融入了礼仪的程序中。

三、上层贵族的淫奢心理：

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统治阶层有能力聚集了大量的财富，骄奢淫逸滋蔓成风。以楚国为例，僖公二十三年晋公子重耳流亡至楚，受到楚成王的重礼相待，成王有心，问重耳说：“公子若反晋国，则何以报不穀？”对曰：“子、女、玉、帛，则君有之；

¹ 《襄公十八年》，《春秋左传正义》卷三十三，《十三经注疏》下册，第1965页。

² 《僖公十五年》，《春秋左传正义》卷十四，同上书第1806页。

³ 《文公十二年》，《春秋左传正义》卷十九下，同上书第1851页。

⁴ 《成公六年》，《春秋左传正义》卷二十六，同上书第1902页。

⁵ 《定公十五年》，《春秋左传正义》卷五十六，同上书第2152页。

⁶ 《襄公十五年》，《春秋左传正义》卷三十二，同上书第1960页。

⁷ 《昭公五年》，《春秋左传正义》卷四十三，同上书第2041—2042页。

羽、毛、齿、革，则君地生焉。”¹襄公二十六年楚公孙归生语云：“如杞、梓、皮、革，自楚往也。”²《管子·轻重甲》曰：“楚有江汉之黄金。”³楚怀王说：“黄金珠玕犀象出于楚，寡人无求于晋国。”⁴《史记·货殖列传》云：“江南出柎、梓、姜、桂、金、锡、连、丹沙、瑇瑁、珠玕、齿革”⁵。这些丰富的物产和经济资源产自楚国，而它们的享用者和所有者只能是不辨菽麦、满身绮罗的上层贵族们。楚灵王就是一位极其重视享受物质生活的人。他劳民伤财建造章华宫，修成后“使富都那竖赞焉，而使长鬣之士相焉”⁶，他喜欢任用那些容颜姣好、美须髯的人。

《左传》于襄公二十七、二十八年两次提及齐国庆封之车的华美：

齐庆封来聘，其车美。孟孙谓叔孙曰：“庆季之车，不亦美乎！”叔孙曰：“豹闻之：‘服美不称，必以恶终。’车美何为？”⁷

庆封……献车于季武子，美泽可以鑑。展庄叔见之，曰：“车甚泽，人必瘁，宜其亡也。”⁸

这里的庆封之车已不仅是一种战争工具，叔孙、展庄叔从道德因素出发否定庆封之车装饰过分不合礼制，但并未否认庆封之车的华美可爱。

对宝物的喜爱，反映出的是一个时代的审美情趣。

¹ 《僖公二十三年》，《春秋左传正义》卷十五，《十三经注疏》下册，第1815页。

² 《襄公二十六年》，《春秋左传正义》卷三十七，同上书第1991页。

³ 《管子·轻重甲》，卷八十，光绪二年（1876）浙江书局据明吴郡赵氏本校刻本。

⁴ 《战国策·楚策三》，卷十六，中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540页。

⁵ 《史记》卷一百二十九，第10册，第3253—3254页。

⁶ 《国语·楚语上》，卷十七，下册，第542页。

⁷ 《襄公二十七年》，《春秋左传正义》卷三十八，《十三经注疏》下册，第1994—1995页。

⁸ 《襄公二十八年》，同上书第2000页。

第四章 余芳流泽

春秋时期的士大夫群体，是代表了一个时代精英文化的高层知识分子群体，他们关心国家大事，是政治舞台上活跃的主角。当他们躬身进退在庙堂之上、侃侃应答于君臣之间时，其彬彬有礼的君子风度和魅力成为后世文人的典范。

《小雅·鹿鸣》：“我有嘉宾，鼓瑟吹笙。吹笙鼓簧，承筐是将。”¹在礼乐文明的熏陶之下，士大夫阶层显示出重情、崇雅等包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的基本特征，直接影响了后世士大夫阶层文化精神的形成。

《左传》襄公二十七年载：

郑伯享赵孟于垂陇，子展、伯有、子西、子产、子大叔、二子石从。赵孟曰：“七子从君，以宠武也。请皆赋，以足君贶，武亦以观七子之志。”子展赋《草虫》。赵孟曰：“善哉，闵之主也！抑武也，不足以当之。”伯有赋《鹑之贄贄》。赵孟曰：“床第之言不逾阃，况在野乎？非使人之所得闻也。”子西赋《黍苗》之四章。赵孟曰：“寡君在，武何能焉？”子产赋《隰桑》。赵孟曰：“武请受其卒章。”子大叔赋《野有蔓草》。赵孟曰：“吾子之惠也。”印段赋《蟋蟀》。赵孟曰：“善哉，保家之主也！吾有望矣。”公孙段赋《桑扈》。赵孟曰：“‘匪交匪敖’，福将焉往？若保是言也，欲辞福禄，得乎？”²

在这次盛大的宴会中，晋赵孟与郑七大夫赋诗明志，奇文共赏，疑义相析，赵孟以赋诗“观七子之志”，七子以赋诗自表。春秋时期士大夫们宴飨赋诗，是各取所需地选用《诗经》中的现成诗句进行政治交际，称之为赋诗言志。到《汉书·艺文志》曰：“不歌而诵谓之赋，登高能赋，可以为大夫。”³则此处不歌而诵之“赋”，应当是指触景生情之即兴创作了。如导师王锺陵先生所言：“登高、盟会时赋诗，有两个功能：一是表达心中之所想，一是抒写眼前之所见。后一功能，自然会使得所作向着直陈其事、

¹ 《小雅·鹿鸣》，《毛诗正义》卷九，《十三经注疏》上册，第405页。

² 《襄公二十七年》，《春秋左传正义》卷三十八，《十三经注疏》下册，第1997页。

³ 《汉书·艺文志》，卷三十，第6册，第1755页。

敷布其词的方向发展。”¹从赋这一文体的形成来看，“赋不是直接从诗中发展起来的，而是从赋诗言志的活动中萌生的。”²因此，“赋只能是诗的散文化”³。

从诗歌的起源来看，《诗大序》云：“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⁴这是说，诗缘于情，又与乐、舞结合为一体。又《乐记》云：“故歌之为言也，长言之也。说之故言之；言之不足，故长言之，长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⁵在春秋时期的文艺活动里，往往延续着诗、乐、舞三者的融合。

同时，春秋时期对“言以知物”⁶的普遍认同，反映了对语言的重视，开后世士大夫重评议的风气。士大夫阶层一直是中国封建社会精英文化的代表，他们具有较高的文化素养，是国家大事、政治舞台上的积极参与者。当然，在这一群体中的成员亦良莠不齐：既有为国家鞠躬尽瘁、病笃之时仍不忘国事的子产，也有无视礼法在至亲丧期击钟听乐的乐大心辈。但从总体上看，他们仍然是自觉地以道德规范约束自我，出言有章、风度翩翩的一代。在春秋时期这些代表了先进知识、高尚人格的士大夫身上，已然可见后世的士大夫群体以国为家，勇为天下先的责任感与自觉精神。回溯春秋时期的士大夫群像，我们深切地感到：正是他们的翩翩风度、博学多识和嘉言懿行，塑造了中国文人的基本范型。特别值得提到的是，他们当中有人所表现出的坚持史学原则、人格气节与具有“见微而知清浊”⁷的高度的对社会、政治的的洞察力这样二点，更是为后世文人树立了值得仿效的高标。

襄公二十五年，齐崔杼弑庄公，有人问晏婴：“死乎？”晏子反问道：“独吾君也乎哉，吾死也？”并坦然说道：“君为社稷死，则死之；为社稷亡，则亡之。若为己死，而为己亡，非其四曜，谁敢任之？”并“枕尸股而哭。兴，三踊而出。”⁸晏子不死君难，显示出不盲目依赖于君权的独立人格。春秋时期最富于诗人气质的士大夫莫

¹ 《序言》，孙晶《汉代辞赋研究》，齐鲁书社2007年版，第4页。

² 同上。

³ 同上书第5页。

⁴ 《毛诗序》，《毛诗正义》卷一，《十三经注疏》上册，第269—270页。

⁵ 《乐记》，《礼记正义》卷三十九，《十三经注疏》下册，第1545页。

⁶ 《昭公元年》，《春秋左传正义》卷四十一，《十三经注疏》下册，第2020页。

⁷ 《史记·吴泰伯世家》，卷三十一，第5册，第1475页。

⁸ 《襄公二十五年》，《春秋左传正义》卷三十六，同上书第1983页。

过于吴公子季札了。于鲁观乐，能听音知政。从他游历鲁齐郑卫晋等国多发表的评论来看，他对各国政治与人事亦有清醒的认识。据说他到郑国聘问，与子产一见如故，好似旧相识一般，互赠纁衣缟带，并于临别时语重心长地说：“郑之执政侈，难将至矣！政必及子。子为政，慎之以礼。不然，郑国将败。”¹来到晋国，他喜爱叔向，又赠言说：“吾子勉之！君侈而多良，大夫皆富，政将在家。吾子好直，必思自免于难。”²季札对世事具有如此深刻的洞察力，却高唱“有国，非吾节也”³，固辞唾手可及的王位。他生于王室，却力图游离于政治漩涡之外。在他看似逃离现实、高蹈超然的潇洒气度中，蕴涵着对自身人格理想与现实生活的双重关注。

其它如叔向、子产的知人之明，祁奚、驷蔑的相交相知，以及多数士大夫都具有的重德重礼的自律精神、进退揖让间的君子风度、赋诗吟唱的雅士之风，礼让、宽容、坚忍的高尚品行，这一切均汇合成泽被后世的君子之风。

¹ 《襄公二十九年》，《春秋左传正义》卷三十九，《十三经注疏》下册，第2008页。

² 同上书第2008—2009页。

³ 《襄公十四年》，《春秋左传正义》卷三十二，《十三经注疏》下册，第1956页。

参 考 文 献

一、古代文献类：

- 《荀子》，乾隆（丙午）五十一年（1786）嘉善谢氏安雅堂雕本
- [清]胡培翬：《仪礼正义》，同治七年（1868）苏州汤晋苑局刊本
- [三国]韦昭注：《国语》，同治八年（1869）湖北崇文书局重刊影印本
- 《管子》，光绪二年（1876）浙江书局据明吴郡赵氏本校刻本
- [秦]吕不韦：《吕氏春秋》，光绪元年（1875）浙江书局据毕氏灵岩山馆本校刻
- [东汉]王逸注《楚辞章句》，光绪（辛卯）十七年（1891）三馀草堂藏版
- [清]孙诒让：《墨子闲诂》卷三十二，商务印书馆影印上海涵芬楼本
- [西汉]司马迁：《史记》，北京：中华书局，1962
- [东汉]班固：《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2
- [唐]刘知几著、[清]浦起龙释：《史通通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 [西汉]刘向集录：《国语》，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 [西汉]刘向集录：《战国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 [晋]杜预注，[唐]孔颖达等正义：《春秋左传正义》，《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影印阮元校刻本，1980
- [魏]何晏等集解，[宋]邢昺疏：《论语注疏》，《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影印阮元校刻本，1980
- [汉]何休解诂，[唐]徐彦疏：《春秋公羊传》，《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影印阮元校刻本，1980
- [汉]郑玄注，[唐]孔颖达正义：《礼记正义》，《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影印阮元校刻本，1980
- [汉]郑玄注，[唐]贾公彦疏：《周礼注疏》，《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影印阮元校刻本，1980年
- [汉]毛亨传，郑玄笺，[唐]孔颖达正义：《毛诗正义》，《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影印阮元校刻本，1980

[汉]赵岐注,旧题[宋]孙奭疏:《孟子注疏》,《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影印阮元校刻本,1980

[清]黄汝成:《日知录集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一、今人著述类:

王锺陵:《中国前期文化一心理研究》,重庆:重庆出版社,1991;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林剑鸣:《秦史稿》,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

鲁迅:《鲁迅全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

闻一多:《闻一多全集》第一册,北京:三联书店,1982

李学勤:《东周与秦代文明》,北京:文物出版社,1984

顾颉刚讲授、刘起舒笔记:《春秋三传及国语之综合研究》,成都:巴蜀书社,1988

刘文典:《淮南鸿烈集解》,北京:中华书局,1989

翦伯赞:《先秦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

何光岳:《楚灭国考》,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

王闳森、唐致卿主编:《齐国史》,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2

徐中舒:《先秦史论稿》,成都:巴蜀书社,1992

郭克煜、梁方健、陈东、杨朝阳:《鲁国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晁福林:《夏商西周的社会变迁》,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

赵敏俐:《先秦君子风范》,王锺陵主编:竹溪文丛,北京:东方出版社,1999

邹昌林:《中国礼文化》,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

王国维:《观堂集林》,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

刘丰:《先秦礼学思想与社会的整合》,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王克芬:《中国舞蹈发展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

- 杨伯峻：《春秋左传注》，北京：中华书局，2006
- 童书业：《春秋左传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06
- 童书业：《春秋史》，北京：中华书局，2006
- 孙晶《汉代辞赋研究》，济南：齐鲁书社，2007
- 贾海生：《周公所制乐舞考》，《文艺研究》2003年第3期